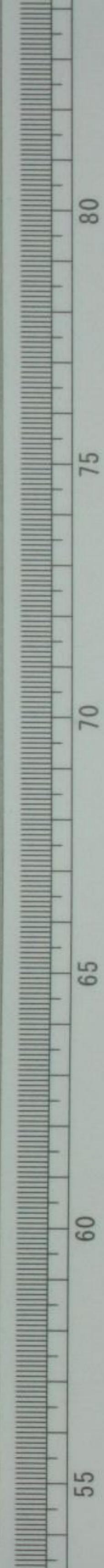




四十六・五十一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63  
9





文庫 11  
D 263  
9

後漢書卷之四十六

鄧寇傳第十六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是何欲為○劉攽曰案文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

多一為字不然當云欲何為

鄧禹傳

010190562056



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間語私間

也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

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

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屈音求勿反志在財幣

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

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

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

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

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

宿止於中與定計議及王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

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樂陽樂陽縣名

從至廣阿東觀記曰上率禹等擊王郎橫野將

屬常山郡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

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

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

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

小史記蘇秦說趙王曰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

地禹無百人之聚湯武之士不過三千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光武悅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



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為知人使別將騎與蓋延等擊銅馬於清陽延等先至戰不利還保城為賊所圍禹遂進與戰破之生獲其大將從光武追賊至滿陽連大克獲北州畧定及赤眉西入關更始使定國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將軍劉均及諸將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赤眉眾大集王匡等莫能當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并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沈深有度故授以西討之畧乃拜為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

裨以下可與俱者於是以韓歆為軍師李文李春程

慮為祭酒慮字或為憲字馮愔為積弩將軍樊崇為驍騎將

軍宗歆為車騎將軍鄧尋為建威將軍耿訢為赤眉

將軍左于為軍師將軍引而西建武元年正月禹自

箕關將入河東箕關在今王屋縣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

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數月未能下更

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禹大陽縣屬河東郡前

書音義曰大河之陽春秋秦伯伐晉自茅津濟社預云河東大陽縣也禹遣諸將逆擊

於解南大破之斬參首解縣屬河東郡故城在今蒲州桑泉縣東南也於是



王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  
樊崇戰死會日暮戰罷軍師韓歆及諸將見兵勢已  
摧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  
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衆明旦匡悉軍出攻禹禹令  
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竝進大  
破之匡等皆棄軍亾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劉均及河  
東太守楊寶持節中郎將弭彊皆斬之收得節六印  
綬五百兵器不可勝數遂定河東承制拜李文爲河  
東太守悉更置屬縣令長以鎮撫之是月光武卽位

於鄙使使者持節拜禹爲大司徒策曰制詔前將軍

鄧禹浚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高祖曰運籌帷幄之

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親史記曰顏回年

二十九髮白早歿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也斬將破軍平定山西功

効尤著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

教在寬五品五常也父義母慈兄弟弟今遣奉車都

尉授印綬封爲鄼侯食邑萬戶敬之哉鄼縣今屬南陽郡故城在

襄州穀城縣東北禹時年二十四遂渡汾陰河入夏陽更始

中郎將左輔都尉公乘欸左輔卽左馮翊也引其衆



十萬與左馮翊兵共拒禹於衙衙縣名屬左馮翊解見安紀禹復

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

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剋而師行有紀

紀綱紀也言有條貫而不殘暴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

數眾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任或作柱以勞來之父

老童穉垂髮戴白垂髮童幼也戴白父老也滿其車下莫不感悅

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諸將豪傑皆勸

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眾雖多能戰者少前無

可仰之積仰猶恃也音魚向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

財富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

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

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

以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枸邑枸邑縣屬右扶風故

城在今幽州三水縣東北枸音荀禹所到擊破赤眉別將諸營保郡

邑皆開門歸附西河太守宗育遣子奉檄降禹遣詣

京師京師謂洛陽也公羊傳曰天子所居曰京師帝以關中未定而禹久

不進兵下敕曰司徒堯也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遑遑

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



執前意乃分遣將軍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歸

至大要大要縣名屬北地郡遣馮愔宗歆守枸邑二人爭權相

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劉攽曰案文遣使以聞

即是白天子矣不須用帝字明衍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為誰對曰護

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勢必相忤因報禹曰縛

馮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降之後月餘

防果執愔將其眾歸罪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

皆詣廣降與其東歸至安邑道欲亾廣悉斬之愔至

洛陽赦不誅二年春遣使者更封禹為梁侯食四縣

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

卒率諸將齋戒擇吉日修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

主遣使奉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禹

引兵與延岑戰於藍田不克復就穀雲陽漢中王劉

嘉詣禹降嘉相李寶倨慢無禮禹斬之寶弟收寶部

曲擊禹殺將軍耿訢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

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

陵軍士饑餓者皆食棗菜劉攽曰案文多一者字軍既饑餓例皆食棗菜若

書者字則似有不饑者矣帝乃徵禹還敕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



吾折捶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慙於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饑卒徼戰輒不利三年春與車騎將軍鄧弘擊赤眉遂為所敗眾皆歿散事在馮異傳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大司徒梁侯印綬有詔歸侯印綬數月拜右將軍延岑自敗於東陽遂與秦豐合四年春復寇順陽間遣禹護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于匡擊破岑於鄧追至武當復破之岑奔漢中餘黨悉降十三年天下平定諸功臣皆增戶邑定封禹為高密侯食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縣高密國名

今密州縣也昌安夷安並屬高密國昌安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外城也夷安故城在今密州高密縣外城也淳于縣名屬北海郡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東北也帝以禹功高封弟寬為

明親侯其後左右將軍官罷續漢志曰前後左右將軍皆主征伐事訖皆罷

也以特進奉朝請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

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

利帝益重之中元元年復行司徒事從東巡狩封岱

宗顯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為太傅進見東向甚

見尊寵臣當北面尊如賓故令東向居歲餘寢疾帝數自臨問以

後漢書卷四十六 鄧禹傳



子男二人為郎永平元年年五十七薨謚曰元侯帝  
分禹封為三國長子震為高密侯襲為昌安侯珍為  
夷安侯禹少子鴻好籌策永平中以為小侯引入與  
議邊事帝以為能拜將兵長史率五營士屯鴈門肅  
宗時為度遼將軍永元中與大將軍竇憲俱出擊匈  
奴有功徵行車騎將軍○劉敞曰檢和帝紀有出塞  
事字明此少一事字也  
追畔胡逢侯坐逗留下獄歿高密侯震卒子乾嗣乾  
尚顯宗女沁水公主永元十四年陰皇后巫蠱事發  
乾從兄奉以后舅被誅乾從坐國除元興元年和帝

復封乾本國拜侍中乾卒子成嗣成卒子褒尚安帝

妹舞陰長公主桓帝時為少府褒卒長子某嗣少子

昌襲母爵為舞陰侯拜黃門侍郎昌安侯襲嗣子藩

亦尚顯宗女平臯長公主平臯縣名屬河內郡故  
城在今懷州武德縣西和

帝時為侍中夷安侯珍子康少有操行兄良襲封無

後永初六年紹封康為夷安侯時諸紹封者皆食故

國半租康以皇太后戚屬獨三分食二以侍祠侯漢

儀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者位特進在三公下  
其次列侯在九卿下其次侍祠侯其次下士小國侯  
以肺腑親公主子孫奉墳墓於京師亦隨時朝見是  
為隈諸侯也康太后從兄以親侍祀得紹封也○劉



放曰注隈諸侯案隈當作假事在獨斷也為越騎校尉康以太后久臨朝

政宗門盛滿數上書長樂宮諫爭宜崇公室自損私

權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心懷畏懼永寧元年遂謝

病不朝太后使內侍者問之時宮人出入多能有所

毀譽其中耆宿皆稱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

自通中大人康聞詬之詬罵也音許蓮反曰汝我家出亦敢

爾邪婢怨恚還說康詐疾而言不遜太后大怒遂免

康官遣歸國絕屬籍及從兄隲誅隲音質安帝徵康為

侍中順帝立為太僕有方正稱名重朝廷以病免加

位特進陽嘉三年卒諡曰義侯

論曰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

斯最作事謀始之幾也幾者事之微也易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鄧公

羸糧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方言曰羸擔可謂識所從會

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

動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柁邑

兵散宜陽褫龍章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褫音直紙反又敕紙

反龍章衮龍之服也謂禹為赤眉所敗上司徒印綬也易訟卦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榮悴

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



世莫闕其間不亦君子之致為乎

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少有大志不好文學禹常非

之顯宗即位初以為郎中訓樂施下士士大夫多歸

之東觀記曰訓謙恕下士無貴賤見之如舊朋友子往來門內視之如子有過加鞭朴之教大醫皮巡

從獵上林還暮宿殿門下寒疝病發時訓直事聞巡

聲起往問之巡曰冀得火以熨背訓身至太官門為

求火不得乃以口噓其背復呼永平中理虜沱石曰

河從都慮至羊腸倉酈元水經註云汾陽故城積粟石墜縈委若羊腸焉故以為名今嵐州界羊腸阪是也石曰河解見明紀欲令通漕水運曰漕

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

隘音乙賈反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筭建初三年拜訓謁

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隱審量括之也孫卿子曰拘木必待隱括蒸揉

罷其役然後直也拘音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肅宗從之遂

會上谷太守任興欲誅赤沙烏桓怨恨謀反詔訓將

黎陽營兵屯狐奴以防其變漢官儀曰中興以幽冀

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訓撫接邊民為幽部所歸六

年遷護烏桓校尉黎陽故人多攜將老幼樂隨訓徙

邊東觀記曰訓故吏最貧羸者舉國念訓常所服藥

北州少之又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



於洛陽市藥選過趙國易陽并載青泥一襍至上谷遺訓其得人心如是鮮卑聞其威恩

皆不敢南近塞下東觀記曰吏士常大病瘧轉易至數十人訓身為煮湯藥咸得平愈

其無妻者為適配偶八年舞陰公主子梁扈有罪訓坐私與扈

通書徵免歸閭里東觀記曰燕人思慕為之作歌也元和三年盧水

胡反畔以訓為謁者乘傳到武威拜張掖太守章和

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等由是諸

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紆為校尉

諸羌激忿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詛鄭玄注周禮云大事曰盟

小事曰詛衆四萬餘人期冰合渡河攻訓先是小月氏胡

分居塞內勝兵者二三千騎劉攽曰案前書皆但言勝若干此誤出者字

皆勇健富彊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首施

猶首鼠也漢亦時收其用時迷吾子迷唐別與武威種羌

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

衛稽故令不得戰稽故謂稽留事故也東觀記稽故字作諸故也議者咸以

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

今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

費空竭府帑說文曰帑金帛所藏音它莽反涼州吏人命縣緣髮原

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



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  
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羗掠無所得掠劫奪也又不敢逼諸

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湟中月氏胡所居今鄯州湟水縣也皆言

漢家常欲鬪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

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

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為義從羗胡俗恥病死

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

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於

是賞賂諸吏相招誘迷唐伯父號迷吾乃將其

母及種人八百戶自塞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羗

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寫谷東觀記曰寫作鴈斬首虜

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榆兩谷名也

見西羗傳居頗巖谷衆悉破散其春復欲歸故地就田業

訓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為船置

於箬上以渡河箬木筏也音步佳反掩擊迷唐廬落大豪多所

斬獲復追逐奔北會尚等夜為羗所攻於是義從羗

胡并力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

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盡一種謂迷唐也迷唐遂收其



餘部遠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背畔之  
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東號餘皆款塞納質於是  
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  
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為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塢壁  
而已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將兵鎮武威憲以訓曉  
羗胡方畧上求俱行訓初厚於馬氏不為諸竇所親  
及憲誅故不離其禍離遭也訓雖寬中容衆而於閨門  
甚嚴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接以溫色  
四年冬病卒官時年五十三吏人羗胡愛惜旦夕臨

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  
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

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

路訓前任烏桓校尉特吏士也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

徐僞僞歎息曰此義也僞音於建反乃釋之遂家家為訓

立祠每有疾病輒此請禱求福元興元年和帝以訓

皇后之父使謁者持節至訓墓賜策追封諡曰平壽

敬侯平壽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中宮自臨百官大會訓五

子隲京悝弘閻悝音口同反



騰字昭伯

東觀記騰作陟

少辟大將軍竇憲府及女弟為貴

人騰兄弟皆除郎中及貴人立是為和熹皇后騰三

遷虎賁中郎將京惺弘閻皆黃門侍郎京卒於官延

平元年拜騰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始自騰也惺虎賁

中郎將弘閻皆侍中殤帝崩太后與騰等定策立安

帝惺遷城門校尉弘虎賁中郎將自和帝崩後騰兄

弟常居禁中騰謙遜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歲餘太

后乃許之永初元年封騰上蔡侯惺葉侯弘西平侯

西平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鄆城縣南

閻西華侯

西華縣屬汝南郡

食邑各

萬戶騰以定策功增邑三千戶騰等辭讓不獲遂逃

避使者間關詣闕

間關猶崎嶇也

上疏自陳曰臣兄弟汙穢

無分可採

言無分寸可收採也

過以外戚遭值明時

過誤也

託日

月之末光被雲雨之渥澤

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齊其明又云雲

行雨施天下平也

竝統列位光昭當世不能宣贊風美補助

清化誠慙誠懼無以處心陛下躬天然之姿體仁聖

之德遭國不造仍離大憂

造成也仍類也大憂和帝殤帝崩

開日月

之明運獨斷之慮援立皇統奉承大宗聖策定於神

心休烈垂於不朽本非臣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



竝享大封也伏聞詔書驚惶慙怖追觀前世傾覆

之誠前代外戚上官安霍禹之屬皆被誅戮也退自惟念不寒而慄惟思也

寒而慄言恐懼也前書曰義縱為定襄太守郡中不寒而慄也臣等雖無逮及遠見

之慮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常母子兄弟內相救厲冀

以端慤畏慎一心奉戴上全天恩下完性命刻骨定

分有歿無二終不敢橫受爵土以增罪累惶窘征營

昧歿陳乞太后不聽騰頻上疏至於五六乃許之其

夏涼部畔羗搖蕩西州朝廷憂之於是詔騰將左右

羽林北軍五校士及諸部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

送騰西屯漢陽使征西校尉任尚從事中郎司馬鈞

與羗戰大敗時以轉輸疲弊百姓苦役冬徵騰班師

班還也朝廷以太后故遣五官中郎將迎拜騰為大將

軍軍到河南使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齎牛酒郊勞王

主以下候望於道既至大會羣臣賜束帛乘馬駟馬曰乘

寵靈顯赫光震都鄙時遭元二之灾臣賢案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

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之下為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為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

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明驗也人士荒饑歿者相

望盜賊羣起四夷侵畔騰等崇節儉罷力役推進天



下賢士何熙殺姓也音丁外反又音丁活反羊祜李邵陶敦等

列於朝廷辟楊震朱寵陳禪置之幕府故天下復安

四年母新野君寢病儻兄弟竝上書求還侍養太后

以聞最少孝行尤著特聽之賜安車駟馬及新野君

薨儻等復乞身行服章連上太后許之儻等既還里

第竝居家次閻至孝骨立有聞當時及服闋詔喻儻

還輔朝政更授前封儻等叩頭固讓乃止於是竝奉

朝請位次在三公下特進侯上在特進及列侯之上其有大議

乃詣朝堂與公卿參謀元初二年弘卒太后服齊衰

帝絲麻竝宿幸其第弘少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歐陽

生字伯和千乘人諸儒多歸附之初疾病遺言悉以

常服不得用錦衣玉匣有司奏贈弘驃騎將軍位特

進封西平侯太后追思弘意不加贈位衣服但賜錢

千萬布萬匹儻等復辭不受詔大鴻臚持節即弘殯

封子廣德為西平侯將葬有司復奏發五營輕車騎

士禮儀如霍光故事霍光薨宣帝遣太中大夫侍御史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修幕

府冢上賜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輜輶車黃屋左纛輕車材官五校士以送葬也太后皆不

聽但白蓋雙騎門生輓送白蓋車也後以帝師之重分西



平之都鄉封廣德弟甫德為都鄉侯四年又封京子

黃門侍郎珍為陽安侯邑三千五百戶五年惺閻相

繼竝卒皆遺言薄葬不受爵贈太后並從之乃封惺

子廣宗為葉侯閻子忠為西華侯自祖父禹教訓子

孫皆遵法度深戒竇氏章帝竇皇后竇勳女祖穆及叔父俱尚主穆交通輕薄屬

居託郡縣干亂政化後並坐怨望謀不軌被誅故鄧氏深引為誡也檢救宗族闔門靜

融宜在臺閣又中郎將任尚嘗遺鳳馬後尚坐斷盜

軍糧檻車徵詣廷尉檻車謂以板四周為檻無所見鳳懼事泄先自

首於隲隲畏太后遂髡妻及鳳以謝天下稱之建光

元年太后崩未及大斂帝復申前命封隲為上蔡侯

位特進帝少號聰敏及長多不德而乳母王聖見太

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閏候伺左右

及太后崩宮人先有受罰者懷怨恚因誣告惺弘閻

先從尚書鄧訪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和帝長子平原

逆無道遂廢西平侯廣德葉侯廣宗西華侯忠陽安

侯珍都鄉侯甫德皆為庶人隲以不與謀但免特進



遣就國宗族皆免官歸故郡没入騰等貲財田宅徙

鄧訪及家屬於遠郡郡縣逼迫廣宗及忠皆自殺又

徙封騰為羅侯羅縣屬長沙國騰與子鳳竝不食而死騰從

弟河南尹豹度遼將軍舞陽侯遵將作大匠暢皆自

殺唯廣德兄弟以母閻后戚屬得留京師大司農朱

寵痛騰無罪遇禍乃肉袒輿襯襯親身棺也上疏追訟騰

曰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詩凱風曰母

文王之母太任也言太后有聖智之善比於文母也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

有主王室是賴殤帝崩太后與騰定立安帝故曰是賴功成身退讓國

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為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易曰積善

之家必有餘慶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而橫為宮人單辭所陷利口傾

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申明也獄不訊鞠訊問也鞠窮也遂令

騰等罹此酷濫一門七人竝不以命七人謂騰從弟豹遵暢騰子鳳

鳳從弟廣宗忠也屍骸流離怨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土喪氣

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亾靈血祀謂祭廟殺

牲取血以告神也寵知其言切自致廷尉詔免官歸田里衆

庶多為騰稱枉帝意頗悟乃譴讓州郡以逼迫廣宗等故也還

葬洛陽北芒舊塋公卿皆會喪莫不悲傷之詔遣使



後漢書卷四十一 登陲傳  
者祠以中牢。諸從昆弟皆歸京師。及順帝即位，追感太后恩訓，愍騰無辜，乃詔宗正復故大將軍鄧騰宗親內外朝見，皆如故事。除騰兄弟子及門從十二人，悉爲郎中，擢朱寵爲太尉，錄尚書事。寵字仲威，京兆人。初辟騰府，稍遷潁川太守。治理有聲，及拜大尉，封安鄉侯，甚加優禮。廣德早卒，甫德更召徵爲開封令。學傳父業，喪母，遂不仕。閭妻耿氏有節操，痛鄧氏誅廢子忠早卒，乃養河南尹豹子嗣，爲閭後。耿氏教之書學，遂以通博稱。永壽中，與伏無忌延篤著書東觀。

官至屯騎校尉。禹曾孫香子女爲桓帝后，帝又紹封度遼將軍，遵子萬世爲南鄉侯，拜河南尹。及后廢，萬世下獄死。其餘宗親皆復歸故郡。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爲比。

論曰：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

高帝呂后昭帝上官后宣帝霍

后成帝趙后平帝王后章帝竇后和帝鄧后安帝閻后桓帝竇后順帝梁后靈帝何后等家或以貴盛驕



者或以攝位權重皆以盈極被誅也非徒豪橫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

釁後主以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後主謂嗣君也言外戚握權者

當先帝時或容免禍必貽罪釁於嗣君以至傾覆數猶理也其致敗之理可得言焉何則恩非

已結而權已先之言外戚之家承隆寵於先帝不結恩於後主故權勢先在其身也

情疏禮重而枉性圖之圖謀也其人既居權要禮數不可不重故後主任其本性

與之圖謀政事非心所好也來寵方授地既害之後來寵者方欲授之要職而先

代權臣見居其地必須除舊有隙上下離心則權寵之人形勢隙開執謝讒亦勝之君

漸謝於是讒人構會尋亦勝也悲哉隲悝兄弟委

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泣而辭

燕也樂毅忠於燕昭王其子惠王立而疑樂毅樂毅懼而奔趙趙王謂樂毅曰燕力竭於齊其主信

讒國人不附其可圖乎毅伏而垂涕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也臣若獲戾於它國沒身不忍謀趙徒隸況

其後嗣乎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世為著姓恂初為郡功

曹太守耿況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

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耿況迎使者於界上況上印

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

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

使君君者尊之稱也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



宣使君建節銜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也沮向化之心

生離畔之隙將復何以號令它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為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祇生亂為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而歸及王郎起遣將徇上谷急況發兵恂與門下掾閔業共說況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也昔王莽時所難獨有劉伯升耳今聞

大司馬劉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況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恂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舉大郡之資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眾邯鄲不足圖也況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恂還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與況子弇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為偏將軍號承義侯從破羣賊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因奉牛酒共交歡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

非其人不可故難之



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為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眾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肄習也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前書音義曰淇園衛

之苑多竹篠也

養馬二千匹收租肆百萬斛轉以給軍朱鮪

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彊將

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溫

鞏溫並今洛州縣臨黃河故曰鞏河

檄書至

恂即勒軍馳出竝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

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待眾軍畢集乃可

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

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

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言曰劉

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



陽遂斬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  
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  
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  
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尊號於是即位時軍食急乏  
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前書音義曰驪駕併  
駕也輦車人挽行也  
尚書升斗以稟百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  
董崇說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時據  
大郡內得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鄰敵功名發聞此讒  
人側目怨禍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

高祖悅

漢王與項羽相拒京索蕭何留守關中上數  
使使勞苦何鮑生謂何曰今君王暴衣露蓋

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為君計者遣君子孫  
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何從其計高祖大悅今君所

將皆宗族昆弟也無乃當以前人為鏡戒恂然其言  
稱疾不視事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  
河內未可離也數固請不聽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  
崇將突騎願為軍鋒帝善之皆以為偏將軍建武二  
年恂坐繫考上書者免是時潁川人嚴終趙敦聚眾  
萬餘與密人賈期連兵為寇恂免數月復拜潁川太  
守與破姦將軍侯進俱擊之數月斬期首郡中悉平



定封恂雍奴侯邑萬戶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

人於潁川部將謂軍部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

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為恥還過潁川

謂左右曰吾與寇恂竝列將帥而今為其所陷大丈夫

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劔之恂

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劔侍側卒

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

於廉頗者為國也史記曰秦王與趙王飲於澠池秦

某月趙王為秦王鼓瑟藺相如前請秦王擊缶秦王怒不許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

矣秦王不憚為擊缶相如顧趙御史書曰某年某月秦王為趙王擊缶秦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

壽相如曰請以秦咸陽為趙王壽竟酒不能相加既罷歸國趙拜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上頗曰我有

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出望見廉頗輒引車避之舍人諫

見必厚辱之相如出望見廉頗輒引車避之舍人諫

相如曰夫以秦王相如能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吾

念疆秦不敢加兵於趙者蓋以吾兩人也今兩虎鬪

必不俱全吾所以先公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

以忘之乎乃赦屬縣盛供具儲酒醪說文曰醪兼汁滓酒執金

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饌具恂乃出迎於道

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

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



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

分猶解也於是竝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恂歸潁

川東觀記曰郡中政理盜賊不入三年遣使者即拜為汝南太守即就

也又使驃騎將軍杜茂將兵助恂討盜賊盜賊清淨

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

春秋者親受學焉七年代朱浮為執金吾明年從車

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

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

復出以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

阻險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狡猾也說文曰誑亦誤也

音挂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歿臣願執銳前驅即

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

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恂前為潁川太守故曰復借也

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初隗囂將安定高

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高平縣屬安定郡續漢志曰高平有第一城也帝

使待詔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道開中郎將來歙承

制拜峻通路將軍封關內侯後屬大司馬吳漢共圍

囂於冀及漢軍退峻亡歸故營復助囂拒隴氐及囂



歾峻據高平畏誅堅守建威大將軍耿弇率太中大夫竇士武威太守梁統等圍之一歲不拔十年帝入

關將自征之恂時從駕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

便從洛陽至高平長安為中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

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前

年潁川可為至戒帝不從進軍及汧汧縣屬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

源縣南也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恂曰卿前止吾

此舉今為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弇等五營擊之

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

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

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

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

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

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

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

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亾其膽是以降耳諸

將皆曰非所及也遂傳峻還洛陽恂經明行修名重

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



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為  
有宰相器十二年卒諡曰威侯子損嗣恂同產弟及  
兄子姊子以軍功封列侯者凡八人終其身不傳於  
後初所與謀閔業者恂數為帝言其忠賜爵關內侯  
官至遼西太守十三年復封損庶兄壽為洸侯洸縣屬沛郡洸音故交反後徙封損扶柳侯扶柳縣屬信都郡故城在今冀州信都縣西也損  
卒子釐嗣徙封商鄉侯釐卒子襲嗣恂女孫為大將  
軍鄧騭夫人由是寇氏得志於永初間安帝永初元年鄧太后臨朝故得志也恂曾孫榮

論曰傳稱喜怒以類者鮮矣左傳曰晉范武子會將老召其子文子曰吾聞

之喜怒以類者鮮矣而易者實多也夫喜而不比怒而思難者其唯君

子乎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於寇公而見之矣

榮少知名桓帝時為侍中性矜絜自貴於人少所與

與黨與也以此見害於權寵而從兄子尚帝妹益陽長公

主帝又聘其從孫女於後宮左右益惡之延熹中遂陷以罪辟與宗族免歸故郡吏承望風旨持之浸急

榮恐不免奔闕自訟未至刺史張敬追劾榮以擅去



邊有詔捕之榮逃竄數年會赦令不得除積窮困乃

自亡命中上書曰自出也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

帝王之於萬人也慈愛陛下統天理物為萬國覆作

人父母先慈愛後威武先寬容後刑辟自生齒以上

咸蒙德澤大戴禮曰男子八月生齒女子七月生齒也而臣兄弟獨以無

辜為專權之臣所見批抵說文曰抵側擊也批音片支反抵音之氏反青

蠅之人所其構會青蠅詩小雅曰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青蠅能汚白

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以臣婚姻王室謂臣將撫其背奪

其位退其身受其執於是遂作飛章以被於臣欲使

墜萬仞之阬踐必死之地令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

杼之怒史記曰昔曾參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

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乃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

曾參之賢其母猶生疑於三告尚書背繩墨案空劾繩墨謂法律也不復質

确其過寘於嚴棘之下質正也确實也說文云确音胡角反此苦角反嚴棘謂獄

也易坎上六曰繫于微墨寘于叢棘也便奏正臣罪司隸校尉馮羨佞

邪承旨廢於王命驅逐臣等不得旋踵臣奔走還郡

沒齒無怨臣誠恐卒為豺狼橫見噬食故冒死欲詣

闕披肝膽布腹心刺史張敬好為諂諛張設機網復



令陛下與雷電之怒司隸校尉應奉河南尹何豹洛

陽令袁騰竝驅爭先若赴仇敵罰及歿沒髡剔墳墓

但未掘壙出尸剖棺露齒耳齒謂骨之尚有肉者也月令曰掩骼埋胔音才

賜反又昔文王葬枯骨解見順紀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

大雅行葦之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言公劉之時仁及草木敦然道傍之葦牧牛羊者無使踐履折

傷之況於人乎故榮以自喻焉今殘酷容媚之吏無折中處平之心

不顧無辜之害而興虛誣之誹欲使嚴朝必加濫罰

是以不敢觸突天威而自竄山林以俟陛下發神聖

之聽啟獨覩之明拒讒慝之謗絕邪巧之言救可濟

之人援投溺之命不意滯怒不為春夏息春夏長養萬物故不

宜怒矣淹恚不為順時怠遂馳使郵驛布告遠近嚴文

剋剥痛於霜雪張羅海內設置萬里逐臣者窮人迹

追臣者極車軌雖楚購伍員史記曰楚人伍奢為平王太子建太傅費無忌

譖殺奢奢子員字子胥奔吳楚購之得伍員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漢求季布無以過

也季布為項羽將數窘漢王項羽滅高祖購季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臣遇罰以來三

赦再贖無驗之罪足以蠲除無驗謂無罪狀可按驗也而陛下疾

臣愈深有司咎臣甫力甫始也力甚也止則見埽滅行則為

亾虜苟生則為窮人極歿則為冤鬼天廣而無以自



覆地厚而無以自載，蹈陸土而有沉淪之憂，遠巖墻

而有鎮壓之患，精誠足以感於陛下，而哲王未肯悟

如臣犯元惡大愆，愆惡也。主言元惡之人，大為人之所惡也。足以陳於原

野，備刀鋸，鋸，刑也。國語曰：刑有五，大者陳諸原野矣。陛下當班布臣之

所坐，以解眾論之疑。臣思入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

三槐九棘平臣之罪。周禮秋官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

而闔闔九重，闔闔，天門也。陷穿

步設，穿，阼也。舉趾觸眾，說文曰：眾，兔網也。音浮。嗟，亦兔網也。動行絀

羅網，無緣至萬乘之前，永無見信之期矣。國君不可

也。讎匹夫讐之，則一國盡懼。左傳曰：晉侯之豎頭須曰：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也。

臣奔走以來，三離寒暑，離，歷也。陰陽易位，當煖反寒，春

常淒風，淒風，寒風也。左傳曰：春無淒風。夏降霜雹，月令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又

連年大風折拔樹木，風為號令，前書翼奉曰：凡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謹告

也。春夏布德，月令：春天子布德，行惠發倉廩，賑窮乏。夏行封慶，賜無不欣悅也。議獄

緩歿之時，易中孚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歿。願陛下思帝堯五教在寬

之德，企成湯避遠讒夫之誠，劉向說苑曰：湯大旱七年，使人持鬲祀三川，祝

以寧風旱，日政不節，邪包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崇。邪女謁盛，邪使人疾，邪何不雨之極邪。

以弭災兵，臣聞勇者不逃死，智者不重困，重猶惜也。固不



為明朝惜垂盡之命願赴湘沅之波從屈原之悲

史記

曰屈原事楚懷王王受讒流屈原於江南屈原憂愁悲思遂投湘沅而死沈江湖之流弔

子胥之哀史記曰伍子胥為吳行人被宰嚭所譖吳王賜屬鏹之劍以死王取其尸盛以鴟夷

浮之於江中矣臣功臣苗緒生長王國懼獨含恨以葬江魚

之腹無以自別於世屈原曰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也不勝狐死首

丘之情營蒐識路之懷禮檀弓曰古人有言狐死正首丘仁也楚詞曰願徑逝而

未得蒐識路之煢煢老子曰載營魄猶營蒐也犯冒王怒觸突帝禁伏於兩

觀陳訴毒痛兩觀闕也孔子攝司寇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然後登金鏹入

沸湯糜爛於熾爨之下九歿未悔楚詞曰雖九死而未悔也悲夫

久生亦復何聊蓋忠臣殺身以解君怒孝子殞命以

寧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廩倉也浚深也史記曰舜父瞽

叟常欲殺舜使舜塗廩從下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後又使穿井舜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父乃與

象共下土實之申生不辭姬氏讒邪之謗申生晉獻公太子獻

公用驪姬之讒而殺申生事見左氏傳臣敢忘斯議劉放曰案文議當作義不自

斃以解明朝之忿哉乞以身塞重責願陛下句兄弟

歿命詞乞也音益使臣一門頗有遺類以崇陛下寬饒之

惠先歿陳情臨章涕泣泣血漣如易曰乘馬班如泣涕漣如言居不獲

安行無所適窮困帝省章愈怒遂誅榮寇氏由是衰



廢

贊曰元侯淵謨乃作司徒明啓帝畧肇定秦都勲成

智隱靜其如愚論語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也子翼守溫蕭公

是埒埒等也係兵轉食以集鴻烈誅文屈賈有剛有折

誅皇甫文屈於賈復

而不發又刺突并發蓋出報頭入彩父代與更常燈發我刺我坐氣發不焚氣發以兩並自刊  
寧縣怒姑大殺不報坐氣發井之鑿史時曰發文替

後漢書卷之四十七

馮岑賈列傳第四十七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父城縣名故城在今許州葉縣東北汝州郊城

縣亦有父城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孫子名武善用兵吳王闔

廬之將也作兵法十三篇見史記漢兵起異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

長苗萌共城守為王莽拒漢光武畧地潁川攻父城

不下屯兵巾車鄉巾車鄉名在父城界異間出行屬縣間出猶微行行

音下孟反為漢兵所執時異從兄孝及同郡丁綝呂晏東觀

記曰綝字幼春定陵人伉健有武畧綝音丑心反竝從光武因其薦異得召



見異曰異一夫之用不足為疆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光武曰善異歸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壯士屈起多暴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可以歸身苗萌曰死生同命敬從子計光武南還宛更始諸將攻父城者前後十餘輩異堅守不下及九武為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等即開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異為主簿苗萌為從事異因薦邑子銚期叔壽段建左隆等東觀記及續漢書段並作光武皆以為掾史從至洛陽更始數欲遣光武徇

河北諸將皆以為不可是時左丞相曹竟子詡為尚

書

竟字子期山陽人後死於赤眉之難見前書詡音虛羽反

父子用事異勸光武

厚結納之及度河北詡有力焉自伯升之敗光武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寬譬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復因間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從橫暴虐從音子用反橫音胡孟反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饑渴易為克飽猶言周歲之宜急分遣官屬



循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光武納之至邯鄲遣異與

鈔期乘傳撫循屬縣錄囚徒存鰥寡亡命自詣者除

其罪陰條二千石長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及王郎

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舍止息也至饒陽無萋亭

無萋亭名在今饒陽縣東北萋音力干反時天寒烈眾皆饑疲異上豆粥

明旦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及至

南宮南宮縣名屬信都國今冀州縣也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

空舍異抱薪鄧禹熱火熱音而悅反光武對竈燎衣燎炙也

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度葦沱河至信都光武紀云度葦沱河

至下博城西見白衣老父曰信都去此八十里耳是

自北而南此傳先言至南宮後言度葦沱河南宮在

葦沱河南百有餘里又似自南而北紀傳兩文全相

乖背迹其地理紀是傳非諸家之書並然亦未詳其

故使異別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

應國名周武王子所封也杜預注春秋曰應國在襄城成父縣西南異為人謙退不伐

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東觀記續漢書云異救

諸營之後相逢引車避之由是無爭道變鬪者也進止皆有表識言其進退

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竝坐論功異常獨屏

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

各有配隸隸屬也袁崧書曰先時軍士皆言願屬大



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多重也別擊破鐵脛於北平北平

縣名屬中山國故城在今易州永樂縣也又降匈奴于林闡頓王匈奴王號山陽

公載記曰頓字作確前書音義闡音蹋頓音確因從平河北時更始遣舞陰

王李軼廩丘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儵東觀記儵

字作矯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

武將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全

倉廩實乃拜寇恂為河內太守異為孟津將軍孟地名古

今以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執以拒朱鮪等異乃遣

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孔子家語

曰孔子觀周明堂四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象謂從者曰明鏡所以察形古事所以知今昔微子

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史記曰微子名啟紂之庶兄周武王伐紂

微子乃持祭器肉袒面縛造于軍門武王乃釋其縛復其位項伯名纏項籍之季父素善張良高祖因良

與伯結婚項籍謀害漢王伯以身翊蔽之籍誅乃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

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少帝孝惠後宮之子名弘惠帝崩周勃以弘非惠帝之子

乃黜之迎立代王昭帝崩無嗣霍光乃迎立武帝孫昌邑王賀賀無道光廢之而立宣帝彼皆畏

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

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

間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長安謂更始季文李軼字言軼



與更始疏遠獨居一隅理難支久欲其早圖去就

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

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

時更始大臣張印申屠建隗囂等以赤眉入關

謀劫更始歸南陽是大臣乖離也

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

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

慕周不足以踰

史記曰古公亶父修后稷之業積德其人乃與其私屬去邠止於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携弱盡復歸古公於岐山之下

季文誠能

季文誠能

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

亟急也古人即謂微子項伯等轉禍

為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

無及已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立

反其陷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

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結歿生之約同榮枯之

計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

機弩牙也軸車軸也皆在

物之要故取論焉

千載一會思成斷金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唯深達

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

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

天井關在

太行山下

又南下河南成臯以東十三縣及諸屯聚

皆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引

軍度河與勃戰於士鄉下

續漢書曰士鄉亭名屬河南郡

大破斬勃



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

聞光武故宣露軼書東觀記曰上報異曰軼多詐不信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

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

有降者鮪乃遣討難將軍蘇茂將數萬人攻溫鮪自

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平陰縣名屬河南郡綴謂連綴也異遣校

尉護軍將軍將兵劉攽曰案異為孟津將軍軍有護軍爾云護軍將軍非也綠下有

將軍二字與寇恂合擊茂破之異因度河擊鮪鮪

走異追至洛陽環城一市而歸移檄上狀諸將皆入

賀并勸光武即帝位光武乃召異詣鄴問四方動靜

異曰三王反畔更始敗亡三王謂張卬為淮陽王廖湛為穰王胡殷為隨王更

始欲殺卬等遂勒兵掠東西市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

於大王宜從眾議上為社稷下為百姓光武曰我昨

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

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周易乾卦九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曰其夢也神交故

言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

定議上尊號建武二年春定封異陽夏侯夏音賈引擊

陽翟賊劉攽曰案文少一軍字嚴終趙根破之詔

異歸家上冢使太中大夫齋牛酒續漢志曰太中大夫秩千石掌顧問



論議屬光祿 令二百里內太守都尉已下及宗族會焉時

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大司徒鄧

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

輿七尺貝劔貝謂以寶玉裝飾之東觀記作玉貝劔 勅異曰三輔遭王

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

訴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

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史士念自修敕無

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

農羣盜稱將軍者十餘輩皆率衆降異東觀記曰鼂池霍郎陝王

長湖濁惠華陰陽沈 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

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東觀記宣作重 五千餘

人三年春遣使者卽拜異爲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

車騎將軍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禹弘要異其攻赤

眉異曰異與賊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

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

鼂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

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

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



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郤異以士卒饑倦可

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

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回谿今俗所謂回

縣東北其谿長四里闊二丈深二丈五尺也與麾下數人歸營復堅壁收

其散卒招集諸營保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

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

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裁小出兵所以示弱也賊見執弱遂悉眾

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吳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

亂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峭底降男

女八萬人餘眾尚十餘萬東走宜陽降璽書勞異曰

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鼂池

以鳥為喻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淮南子曰至於衡陽是謂隅中又前書谷

子雲曰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尚在桑榆間桑榆謂晚也方論功賞以

荅大勲時赤眉雖降眾寇猶盛延岑據藍田王歆據

下邳秦武公伐邾致之也隴西有上邳故此有下也芳丹據新豐續漢書芳作茅

蔣震據霸陵霸陵文帝陵因以為縣名故秦芒陽縣張邯據長安公孫

守據長陵楊周據谷口谷口縣名屬左馮翊故城在今醴泉縣東北呂鮪

據陳倉角閼據汧駱蓋延據盩厔任良據鄠汝章據



槐里各稱將軍擁兵多者萬餘少者數千人轉相攻  
擊異且戰且行屯軍上林苑中延岑既破赤眉自稱  
武安王拜置牧守欲據關中引張邯任良共攻異異  
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諸營保守附岑者皆來降歸異  
岑走攻析析縣名楚之白羽邑也即今鄧州內鄉縣異遣復漢將軍鄧曄  
輔漢將軍于匡要擊岑大破之降其將蘇臣等八千  
餘人岑遂自武關走南陽時百姓饑餓人相食黃金  
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軍士悉以果實  
為糧詔拜南陽趙匡為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縑穀

軍中皆稱萬歲異兵食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  
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眾  
歸本業威行關中唯呂鮪張邯蔣震遣使降蜀其餘  
悉平明年公孫述遣將程焉將數萬人就呂鮪出屯  
陳倉異與趙匡迎擊大破之焉退走漢川異追戰於  
箕谷復破之還擊破呂鮪營保降者甚眾其後蜀復  
數遣將間出異輒摧挫之賈逵注國語曰折其鋒曰挫懷來百姓  
申理枉結出入三歲上林成都成都言歸附之多也史記曰一年成邑三年成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廷願親帷



幄帝不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

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東觀記曰使者

宋高西上因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曰臣本諸生遭遇受命

之會充備行伍過蒙恩私位大將爵通侯通侯即徹侯避武帝

諱改受任方面以立微功謂西方一面專以委之皆自國家謀

慮愚臣無所能及臣伏自思惟以詔敕戰攻每輒如

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

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

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當兵革始起擾攘之時豪傑競

逐逐爭也迷惑千數臣以遭遇託身聖明在傾危溷殺

之中尚不敢過差而況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

位所蒙巍巍不測乎誠冀以謹敕遂自終始見所示

臣章戰慄怖懼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緣自陳

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

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

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棘定關中荆棘榛梗之謂以喻紛亂

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羹

亭豆粥虀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



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

之史記管仲將兵遮莒道射桓公中鉤後魯桎梏管仲而送於齊齊以為相說苑曰管仲桎梏檻車中

非無媿也自裁也新序曰齊桓公與管仲飲酒酣管仲上壽曰願君無忘出奔於莒也臣亦無忘束縛於

魯也此云射鉤檻車義亦通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

不敢忘巾車之恩謂光武獲異於巾車而赦之後數引讌見定議

圖蜀留十餘日令異妻子隨異還西夏遣諸將上隴

為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柁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

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柁邑異

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

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畧異曰虜兵臨境怵快小

利怵快猶慣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為之爾雅曰怵復也郭景純曰謂慣快復為之也音

逝遂欲深入若得柁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

不足守者有餘孫子兵法之文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

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

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

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

悉畔隗囂降異上書言狀不敢自伐孔安國注尚書曰自矜曰伐

諸將或欲分其功帝患之乃下璽書曰制詔大司馬



虎牙建威漢中捕虜

劉敞曰案王常傳中當作忠

武威將軍虜兵

猥下三輔驚恐

大司馬吳漢也虎牙蓋延也建威耿弇也漢中王常也捕虜馬武也武威

劉尚也廣雅曰猥衆也

枸邑危亾在於旦夕北地營保按兵觀

望今偏城獲全虜兵挫折使耿定之屬復念君臣之

義征西功若丘山猶自以為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亦

何異哉

孟之反魯大夫魯與齊戰魯師敗之反殿是其功也將入魯門乃策其馬曰吾非敢後馬

不進是謙而不自伐也

今遣太中大夫賜征西吏士死傷者醫

藥棺殮大司馬已下親弔死問疾以崇謙讓於是使

異進軍義渠并領北地太守事

義渠縣名屬北地郡

青山胡率

萬餘人降異

青山在北地參巒界青山中水所出也續漢書曰安定屬國人本屬國降胡也

居參巒青山中其豪帥號肥頭少卿劉敞曰注參巒案地理志巒當作巒

異又擊盧芳

將賈覽匈奴莫鞬日逐王破之

莫音於六反

上郡安定皆

降異復領安定太守事九年春祭遵卒詔異守征虜

將軍并將其營及隗囂死其將王元周宗等復立囂

子純猶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之帝復令

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且一年皆斬之

東觀記曰時賜馮異

璽書曰聞吏士精銳水火不避購賞之賜必不令將軍負丹青失斷金

諸將共攻冀不

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常為衆軍鋒明年夏



與諸將攻落門未拔落門聚名在冀縣有落門山病發薨于軍謚

曰節侯長子彰嗣明年帝思異功復封彰弟訴為析

鄉侯十三年更封彰東緡侯食三縣東觀記曰東緡縣名屬山陽郡

左傳曰齊侯伐宋圍緡卽此地也在今兗州金鄉縣永平中徙封平鄉侯東觀記曰

永平五年封平鄉侯食蠶林潭中彰卒子普嗣有罪國除東觀記曰坐鬪殺游

徵會赦永初六年安帝下詔曰夫仁不遺親義不忘

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公羊傳

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橫被

四表昭假上下昭明也假至也上下天地假音格光耀萬世祉祚流

衍垂於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勲烈披圖案

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識記有徵蓋蕭曹

紹封傳繼於今和帝永和四年詔紹封蕭曹之後以彰厥功也況此未遠而

或至乏祀朕甚愍之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

罪奪國其子孫應當統後者分別署狀上將及景風

章叙舊德顯茲遺功焉春秋考異郵曰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宋均注曰景風至

則封有功也於是紹封普子晨為平鄉侯明年二十八將

絕國者皆紹封焉

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也王莽時守本縣長漢兵



起攻拔棘陽彭將家屬奔前隊大夫甄阜阜怒彭不

能固守拘彭母妻令効功自補彭將賓客戰鬪甚力

及甄阜死彭被創亡歸宛與前隊貳嚴說其城守前隊

大夫貳甄阜之副也姓嚴名說東觀記云貳師嚴尤其城守計嚴尤為大司馬又非貳師與此不同漢

兵攻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彭乃與說舉城降諸

將欲誅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

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

始乃封彭為歸德侯歸德縣名屬北地郡令屬伯升及伯升遇

害彭復為大司馬朱鮪校尉從鮪擊王莽楊州牧李

聖殺之定淮陽城鮪薦彭為淮陽都尉更始遣立威

王張卬與將軍徕偉鎮淮陽風俗通曰東越王徕句踐之後其後徕為姓東

觀記曰徕作滎偉反擊走卬彭引兵攻偉破之遷潁川太守

會春陵劉茂起兵畧下潁川彭不得之官乃與麾下

數百人從河內太守邑人韓歆會光武徇河內歆議

欲城守彭止不聽既而光武至懷歆迫急迎降光武

知其謀大怒收歆置鼓下將斬之中將軍最尊自執旗鼓若置營則立

旗以為軍門并設鼓戮人必於其下召見彭彭因

進說曰今赤眉入關更始危殆權臣放縱矯稱詔制



道路阻塞四方蜂起羣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竊聞

大王平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祐漢士人之福也彭

幸蒙司徒公所見全濟未有報德旋被禍難永恨於

心今復遭遇願出身自效光武深接納之彭因言韓

歆南陽大人大人謂大家豪右可以為用乃貫歆貫寬也以為

鄧禹軍師更始大將軍呂植將兵屯淇園彭說降之

於是拜彭為刺姦大將軍使督察眾營續漢書曰時更始尚書令

謝躬將六將軍屯鄴兵橫暴為百姓所苦上先遣吳漢往收之故拜彭為刺姦將軍授以常所

持節從平河北光武即位拜彭廷尉歸德侯如故行

大將軍事續漢書曰彭鎮河內馮異先攻洛陽朱鮪其兵皆獲黍彭乃進擊大破之與大司馬吳漢大司空王梁建義大

將軍朱祐右將軍萬脩執金吾賈復驍騎將軍劉植

揚化將軍堅鐔積射將軍侯進偏將軍馮異祭遵王

霸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為

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

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常

思有以報恩今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三王所反解

見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

文

後漢書卷四十七 岑彭傳



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

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嬰繞也謂以城自嬰繞而守之鮪曰大司徒

被害時鮪與其謀與音預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

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

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

言指河以為信言其明白也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

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也趣向也鮪見其誠即許降後五

日鮪將輕騎詣彭顧敕諸部將曰堅守待我我若不

還諸君徑將大兵上轅轅歸郾王更始傳尹尊為郾王乃面縛

與彭俱詣河陽東觀記曰詣行在所河津亭帝即解其縛召見之

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日悉其眾出降拜鮪為平狄

將軍封扶溝侯鮪淮陽人後為少府前書曰少府秦官秩二千石續

漢書曰少府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傳封累代建武二年使彭

擊荊州下雙葉等十餘城雙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汝州魯山縣東南葉今

許州葉縣也續漢書曰彭南擊荊州至城安昆陽是雙葉舞陽堵陽平氏棘陽胡陽處處皆破其屯聚是

時南方尤亂南郡人秦豐據黎丘自稱楚黎王畧十

有二縣東觀記曰豐即縣人少學長安受律令歸為縣吏更始元年起兵攻得即宜城若編臨沮

中沮廬襄陽鄧新野穰湖陽蔡陽兵合萬人即音求紀反董訢起堵鄉許邯起杏



南陽復陽縣有杏聚

又更始諸將各擁兵據南陽諸城帝遣吳漢伐之漢軍所過多侵暴時破虜將軍鄧奉謁歸新野怒吳漢掠其鄉里遂返擊破漢軍獲其輜重屯據涇陽與諸賊合從秋彭破杏降許邯遷征南大將軍復遣朱祐賈復及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劉放曰中當作忠武威將軍郭守越騎將軍劉宏偏將軍劉嘉耿植等與彭并力討鄧奉先擊堵鄉而奉將萬餘人救董訢訢奉皆南陽精兵彭等攻之連月不剋三年夏帝自將南征至葉董訢別將將數千人遮道車

騎不可得前彭奔擊大破之帝至堵陽鄧奉夜逃歸

涇陽續漢書曰奉令候伏道旁見車騎一白不絕歸語奉奉遂夜遁董訢降彭復與

耿弇賈復及積弩將軍傅俊騎都尉臧宮等從追鄧

奉於小長安小長安見光武紀帝率諸將親戰大破之奉迫

急乃降帝憐奉舊功臣且釁起吳漢欲全宥之彭與

耿弇諫曰鄧奉背恩反逆暴師經年致賈復傷痍朱

祐見獲陛下既至不知悔善而親在行陳兵敗乃降

若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斬之奉者西華侯鄧晨之

兄子也車駕引還令彭率傅俊臧宮劉宏等三萬餘



人南擊秦豐拔黃郵黃郵聚名也在南陽新都縣豐與其大將蔡

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帝怪以讓彭彭懼於是

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日西擊山都山都縣名屬南陽郡舊南

陽之赤鄉秦以為縣故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北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亾歸

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度沔水擊其

將張楊於阿頭山大破之沔水源出武都東狼谷中即漢水之上源也阿頭山

在襄陽也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丘擊破諸屯兵豐

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山東為營豐與蔡宏

夜攻彭彭豫為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追斬蔡宏

更封彭為舞陰侯秦豐相趙京舉宜城降拜為成漢

將軍與彭共圍豐於黎丘時田戎擁眾夷陵東觀記曰田戎

西平人與同郡人陳義客夷陵為羣盜更始元年義戎將兵陷夷陵陳義自稱黎丘大將軍戎自稱埽地

大將軍襄陽耆舊記曰戎號周成王義稱臨江王聞秦豐被圍懼大兵方至

欲降而妻兄辛臣諫戎曰今四方豪傑各據郡國洛

陽地如掌耳續漢書曰辛臣為戎作地圖圖彭寵張步董憲公孫述等所分郡國云洛陽所

得如不如按甲以觀其變戎曰以秦王之彊猶為征

南所圍豈況吾邪降計決矣四年春戎乃留辛臣守

夷陵自將兵沿江泝沔止黎丘刻期日當降而辛臣



於後盜戎珍寶從間道先降於彭而以書招戎戎疑必賣已遂不敢降東觀記曰戎至期日灼龜而反與

秦豐合彭出兵攻戎數月大破之其大將伍公詣彭

降戎亡歸夷陵帝幸黎丘勞軍封彭吏士有功者百

餘人彭攻秦豐三歲斬首九萬餘級豐餘兵裁千人

又城中食且盡帝以豐轉弱令朱祐代彭守之使彭

與傅俊南擊田戎大破之遂拔夷陵追至枳歸枳縣名

萬人彭以將伐蜀漢而夾川谷少水險難漕運留威今歸州解戎與數十騎入蜀盡獲其妻子士眾數

虜將軍馮駿軍江州江州縣名今渝州巴縣也東觀

聖書拜駿為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自

引兵還屯津鄉當荊州要會津鄉縣名所謂江津也

之咽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初彭與交趾牧

喉喉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東觀記曰讓夫人又

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

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

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錫光等

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為列侯或遣子將兵助彭征伐



續漢書曰張隆遣子曄將兵詣彭助征於是江南之

珍始流通焉六年冬徵彭詣京師數召讌見厚加賞

賜復南還津鄉有詔過家上冢大長秋以朔望問太

夫人起居大長秋皇后屬官漢法列八年彭引兵從

車駕破天水與吳漢圍囂於西城時公孫述將李

育將兵救囂守上邽帝留蓋延耿弇圍之而車駕東

歸勅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

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為白彭遂壅谷

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東觀記曰時以縑囊盛土為堤灌西城谷水從地中數丈

涌出故城不拔續漢書云以縑盛土為堤囂將行巡周宗將蜀救兵到囂

得出還冀漢軍食盡燒輜重引兵下隴延弇亦相隨

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彭殿為後拒尾謂尋其後而擊之凡軍在前

口啓在後曰殿東觀記曰彭東入弘農界百姓持酒肉迎軍曰蒙將軍為後拒全子弟得生還也故

諸將能全師東歸彭還津鄉九年公孫述遣其將任

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篲下江關枋篲以竹木為之浮於水

上爾雅曰舫汙也郭景純曰水中箴筏也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南岸

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魚復縣南枋即舫字古通用耳篲音步佳反汎音匹俱反擊破馮駿

及田鴻李玄等遂拔夷道夷陵據荆門虎牙解見光武紀



橫江水起浮橋鬪樓立攢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

漢兵彭數攻之不利於是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橈數

千艘並船名樓船之上施樓橈小檝也爾雅曰檝謂之橈露橈謂露檝在外人在船中冒突取其觸

冒而唐突也橈音饒十一年春彭與吳漢及誅虜將軍劉隆輔

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

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棹卒持棹行船也東

觀記作權前書鄧通以權船為黃頭郎權音直教反騎五千匹皆會荆門吳漢

以三郡棹卒多貴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

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

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彭乃令軍中募攻浮

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

狂急彭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鉤不得去

續漢書曰時天東風其攢柱有反把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執殊死戰因飛炬

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

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況而

田戎亾保江州彭上劉隆為南郡太守自率臧宮劉

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

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為言大漢衰愍巴蜀久見虜役



故興師遠伐以討有罪為人除害讓不受其牛酒百

姓皆大喜悅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

太守事東觀記曰彭若出界即以太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史○劉攽曰注長史案長

史是王國官守令皆長吏也此宜作吏彭到江州以田戎食多難卒拔

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墊江縣名

屬巴郡今忠州縣也墊音徒協反平曲地闕收其米數十萬石公孫述使

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及其弟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

資中縣名屬犍為郡其地在資州資陽縣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

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翕與臧宮拒延岑等

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都江成都江也襲擊侯

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武陽

解見光武紀使精騎馳廣都廣都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去成

都數十里執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

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遶出延岑軍後蜀地

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

亾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蜀刺客詐為亾奴降夜刺

殺彭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毛

也秋毛喻細也高祖曰吾入關秋毫無所取彭穀王任貴聞彭威信數千



里遣使迎降前書音義曰任貴越嵩夷殺太守枚根自立為邛穀王會彭巴薨

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謚曰壯侯蜀人憐之為

立廟武陽歲時祠焉子遵嗣徙封細陽侯細陽縣名屬汝南郡

故城在今潁川汝陰縣西十三年帝思彭功復封遵弟淮為穀陽

侯穀陽縣名屬沛郡遵永平中為屯騎校尉遵卒子伉嗣伉

卒子杞嗣元初三年坐事失國建光元年安帝復封

杞細陽侯順帝時為光祿勳杞卒子熙嗣尚安帝妹

涅陽長公主少為侍中虎賁中郎將朝廷多稱其能

遷魏郡太守魏郡秦時置故城在今和州安陽縣東北招聘隱逸與參政

歌

事無為而化視事二年與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

伐之枳棘多榛梗以喻寇盜充斥也我有蝨賊岑君遏之蝨賊食禾稼蟲名以

鼓腹焉知凶災哺食也鼓擊也我喜我生獨丁斯時丁猶當也美

矣岑君於戲休茲於戲歎美之詞見爾雅於音烏戲音許宜反熙卒子福

嗣為黃門侍郎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

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

勤於學將相之器也王莽末為縣掾迎鹽河東會遇



盜賊等比十餘人皆放散其鹽復獨完以還縣縣中

稱其信時下江新市兵起復亦聚眾數百人於羽山

自號將軍更始立乃將其眾歸漢中王劉嘉以為校

尉復見更始政亂諸將放縱乃說嘉曰臣聞圖堯舜

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堯禪舜禹湯乃放桀武王誅紂故言不能

至者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

春秋之時周衰二君霸有海內圖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

六國謂韓趙魏燕齊楚分裂中夏各自跨據又不逮桓文定六國之規欲安守之

而不能至者亾六國是也今漢室中興大王以親戚

為藩輔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

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劉公在河北必能相

施第持我書往施用也第但也復遂辭嘉受書北度河及光

武於柏人因鄧禹得召見光武奇之禹亦稱有將帥

節於是署復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羸羸力佳反光武解

左驂以賜之驂者服外之馬也東觀記續漢書左並作右官屬以復後來

而好陵折等輩調補鄣尉光武曰賈督有折衝千里

之威方任以職勿得擅除東觀記曰時上置兩府官屬復與段孝共坐孝謂復

曰卿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俱劉公吏有何尊卑官屬以復不遜上調官屬補長吏共白欲



以復為鄱尉上署報不許也

光武至信都以復為偏將軍及拔邯

鄆遷都護將軍從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陳

堅不卻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飢可且朝飯復曰先

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

被猶負也析羽為旌旗將軍所執先登先

也

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又北與五

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傷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

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

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

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光武於薊相見甚懽大饗

士卒令復居前擊鄴賊破之光武即位拜為執金吾

封冠軍侯先度河攻朱鮪於洛陽與白虎公陳儵戰

連破降之建武二年益封穰朝陽二縣更始鄧王尹

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

未有言沈吟久之乃以檄叩地曰鄧最彊宛為次誰

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鄧帝笑曰執金吾擊鄧

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與騎都尉陰識驍

騎將軍劉植南度五社津擊鄧連破之月餘尹尊降

盡定其地引東擊更始淮陽太守暴汜汜降屬縣悉



定其秋南擊召陵新息平定之

新息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新息

縣西南也

明年春遷左將軍別擊赤眉於新城澠池間連

破之

新城今伊闕縣

與帝會宜陽降赤眉復從征伐未嘗喪

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深入

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

東觀記曰吳漢擊蜀未破上書請復自助上不遣

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

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十三年定封膠東

侯食郁秩壯武下密卽墨挺胡觀陽凡六縣

六縣皆屬膠東

國壯武故城在今萊州卽墨縣西下密在今青州北海縣東北卽墨在今萊州膠水縣東南挺胡故城在

今萊州昌陽縣西北觀陽在昌陽縣東挺一音廷

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

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

儒學

廣雅曰剽削也謂剽除甲兵東觀記曰復闔門養威重授易經起大義

帝深然之

遂罷左右將軍復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

東觀記曰上以天下

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故皆以列侯就第也

復爲人剛毅方直

多大節旣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爲宰

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

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

厚

高密侯鄧禹固始侯李通

三十一年卒謚曰剛侯子忠嗣忠卒



子敏嗣建初元年坐誣告母殺人國除肅宗更封復  
小子邯為膠東侯邯弟宗為卽墨侯各一縣邯卒子  
育嗣育卒子長嗣宗字武孺少有操行多智略初拜  
郎中稍遷建初中為朔方太守舊內郡徒人在邊者  
率多貧弱為居人所僕役不得為吏宗擢用其任職  
者與邊吏參選轉相監司以槌發其姦或以功次補  
長吏故各願盡死匈奴畏之不敢入塞東觀記曰匈奴常犯塞得  
生口問太守為誰曰賈武孺曰寧賈將徵為長水校  
軍子邪曰是皆放遣還是後更不入塞尉宗兼通儒術每讌見常使與少府丁鴻等論議於

前章和二年卒朝廷愍惜焉子參嗣參卒子建嗣元  
初元年尚和帝女臨潁長公主王兼食潁陰許合三  
縣數萬戶時鄧太后臨朝光寵最盛以建為侍中順  
帝時為光祿勳乃人命至魚腸

論曰中興將帥立功名者衆矣唯岑彭馮異建方面  
之號自函谷以西方城以南方城山名一名黃城山在今唐州方城縣東北

也兩將之功實為大焉若馮賈之不伐岑公之義信

信謂朱鮪知其誠而降義謂荆人奉牛酒讓不受乃足以感三軍而懷敵人

故能尅成遠業終全其慶也昔高祖忌柏人之名違



之以全福征南惡彭亾之地留之以生灾

扣人縣名也高祖嘗

欲宿於柏人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後竟有貫高之事豈幾慮自有明惑將

期數使之然乎

贊曰陽夏師克實在和德膠東鹽吏征南宛賊奇鋒

震敵遠圖謀國

四十二年十二月一日

帝幸魯水湖

緜熈萬氏却澄太叔翻陳光靈景益以表為封中郎

師示平尚味帝文翻蘇是公主王兼食蘇劍昔合三

前章味二辛卒賻我懇許無干寒隔寒卒于數隔示

後漢書卷之四十八

吳蓋陳臧列傳第八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為亭長王莽

末以賓客犯法乃亾命至漁陽命名也謂脫其名籍而逃亾資用

乏以販馬自業往來燕薊間所至皆交結豪傑更始

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續漢書曰維陽人韓鴻為謂者使持節降河北拜除二千

石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

悅之遂承制拜為安樂令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會城在今幽州潞縣西北

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



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

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一時言不可再遇也

寵以為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

止外亭念所以謫眾未知所出謫誅也未知欲出何詳以詐也望見

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為具食續漢書曰時道

路多飢人來求食者似儒生漢召故先為具食問以所聞

生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

劉氏漢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

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

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

續漢書曰攻薊誅王郎大將趙闔等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為偏將軍既

拔邯鄲續漢書曰時上使漢等將突騎揚兵戲馬士騎馳環邯鄲城乃圍之賜號建策

侯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諸

將多知之數相薦舉乃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

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間數

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廣雅曰鷙執也凡鳥之勇銳獸之猛悍者皆名

也諸將鮮能及者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

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此陰勒兵勅諸郡不肯應調



調發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無終本山戎國也

號漢為縣名屬右北平故城在今幽州漁陽縣曾以漢無備出迎於路漢即

撫兵騎收會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

風弭從弭猶服也遂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清陽諸

將望見漢還士馬甚盛皆曰是寧肯分兵與人邪及

漢至莫府上兵簿莫大也兵簿軍士之名帳諸將人人多請之光

武曰屬者恐不與人屬猶近也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

慙初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

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虜掠不相承稟光武

深忌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然每有以慰安之

躬勤於職事光武常稱曰謝尚書真吏也故不自疑

躬既而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時光武南擊青犢謂

躬曰我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執必當

驚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禽也躬曰善及青

犢破而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留大將軍劉慶魏

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其鋒

不可當躬遂大敗死者數千人光武因躬在外乃使

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



不處危以僥倖

僥猶求也

中智能因危以為功下愚安於

危以自亾危亾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師敗

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彊士附河北歸命公

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衆心公所知也今公據

孤危之城待滅亾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開

門內軍轉禍為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此計之

至者也康然之於是康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

等及躬從隆慮歸鄴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輕

入城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其衆悉降

續漢書曰時岑彭已在城

中將躬詣傳舍出白漢漢至躬在彭前伏漢曰何故與鬼語遂殺之

躬字子張南陽人

初其妻知光武不平之常戒躬曰君與劉公積不相

能而信其虛談不為之備終受制矣躬不納故及於

難光武北擊羣賊

續漢書曰從擊銅馬重連高胡皆破之

漢常將突騎

五千為軍鋒數先登陷陣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奉圖

書上尊號光武即位拜為大司馬更封舞陽侯建武

二年春漢率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大將軍

杜茂執金吾賈復揚化將軍堅鐔偏將軍王霸騎都

尉劉隆馬武陰識共擊檀鄉賊於鄴東漳水上大破



之水經曰漳水源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東北至昌亭與漳沱河合降者十餘萬人

帝使使者璽書定封漢為廣平侯食廣平斥漳曲周

廣年凡四縣四縣皆屬廣平郡廣平故城在今洛州永年縣西北廣年在今永年縣東北斥

漳在今洛州洛水縣曲周故城在今洛州曲周縣西南廣年避煬帝諱故改為永年縣復率諸

將擊鄴西山賊黎伯卿等及河內修武悉破諸屯聚

車駕親幸撫勞復遣漢進兵南陽擊宛涅陽酈穰新

野諸城皆下之引兵南與秦豐戰黃郵水上破之南陽

新野縣有黃郵水黃郵聚也又與偏將軍馮異擊昌城五樓賊張

文等又攻銅馬五幡於新安皆破之明年春率建威

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擊青犢於軹西大破

降之又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彊弩將軍陳俊等圍蘇

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

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

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眾心

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眾

雖多皆劫掠羣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此上兩句在左傳鄭大夫

公子突之詞也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

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圍漢漢



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

前漢鄧通為黃頭郎音義曰土勝水故刺船郎著黃

帽號黃頭也

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

續漢書曰漢躬被甲

拔戟令諸部將曰聞雷鼓聲皆大呼俱大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之○劉放曰注俱大進案文多一大字

建軍大潰反還奔城漢長驅追擊爭門並入大破之

茂建突走漢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蓋延

圍劉永於睢陽永既死二城皆降明年又率陳俊及

前將軍王梁擊破五校賊於臨平追至東郡箕山大

破之北擊清河長直及平原五里賊皆平之

東觀記及續漢

書長直並作長垣按長垣縣名在河南不得言北擊而范書作長直當是賊號或因地以為名時鬲

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

鬲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西北五姓蓋

當土疆宗豪右也鬲音革

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

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

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

不戰而下城非眾所及也冬漢率建威大將軍耿弇

漢中將軍王常等

○劉放曰中當作忠

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

原明年春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

臥不動有頃乃定即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眾

因追討餘黨遂至無鹽

無鹽縣名屬東平國故城在今鄆州東

進擊渤



海皆平之又從征董憲圍朐城

朐縣名解見光

紀武斬憲事已見劉永傳東方悉定振旅還京師會隗

囂畔夏復遣漢西屯長安八年從車駕上隴遂圍隗

囂於西城帝勅漢曰諸郡甲卒俱坐費糧食若有逃

亾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能

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亾者多及公孫述救至漢

遂退敗十一年春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孫述

及彭破荆門長驅入江關漢留夷陵裝露橈船

橈短檝也

音人遙反將南陽兵及弛刑募士三萬人泝江而上會岑

彭為刺客所殺漢并將其軍十二年春與公孫述將

魏黨公孫永戰於漁涪津大破之

續漢書曰犍為郡南安縣有漁涪津

在縣北臨大江南中志曰漁涪津廣數百步

遂圍武陽述遣子婿史興將

五千人救之漢迎擊興盡殄其衆因入犍為界諸縣

皆城守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

橋名也解見公孫述傳

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

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

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

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



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

東觀記續漢書尚字

並作禹

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

讓漢曰比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共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

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執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



前漢與尚營  
光武素其不  
終相解  
五十里而以為  
不可解

解之作解

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略猶過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剋遂軍于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唐邯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陳刺述殺之事已見述傳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明年正月漢振旅浮江而下至宛詔令過家上冢賜穀二萬解十五年復率揚武將軍馬成捕虜將軍馬武北擊匈奴徙鴈門代郡上谷吏人六萬餘口置居庸常關以東

劉

敘曰案文當有一山字十八年蜀郡守將史歆反於成都自稱

大司馬攻太守張穆穆踰城走廣都歆遂移檄郡縣

而宕渠楊偉胸臆徐容等。宕渠胸臆二縣名皆屬巴郡胸音劬臆音忍宕渠山

名因以名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俗名車騎城是也十三州志胸音春臆音閏其地下溼多胸臆起兵各數千人以應之

帝以歆昔為岑彭護軍曉習兵事故遣漢率劉尚及

太中大夫臧宮將萬餘人討之漢入武都乃發廣漢

巴蜀三郡兵圍成都百餘日城破誅歆等漢乃乘桴

泅江下巴郡楊偉徐容等惶恐解散漢誅其渠帥二

後漢書卷四十八



百餘人徒其黨與數百家於南郡長沙而還漢性彊

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

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

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

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隱威重之貌言其威重若

敵國前書周亞夫謂劇孟曰大將得之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

道初無辦嚴之日嚴即裝也避明帝諱故改之故能常任職以功

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爾雅曰明明斤斤察也李巡曰

斤斤精詳之察也孫炎曰重慎之察也斤音斬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

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

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東觀記曰漢但修里宅不起第夫人先死薄葬小墳不作祠堂

也二十年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

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及薨有詔悼愍賜謚

曰忠侯東觀記曰有司奏議以武為謚詔特賜謚曰忠侯發北軍五校輕車

介士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漢置南北軍五校尉解見順帝紀輕車兵

車也介士甲士也霍光傳云以北軍五校尉輕車介士載光尸以輜輶車黃屋左纛軍陳至茂陵不以南

軍者重之也子哀侯成嗣為奴所殺二十八年分漢封為

三國成子旦為濯陽侯濯陽縣名屬汝南郡在濯水之陽因以為名其地今豫州



吳房縣也音劬以奉漢嗣旦第盱盱音火為筑陽侯成第國

為新蔡侯筑陽縣名屬南陽郡古穀國也在筑水之陽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西新蔡縣各屬

汝南郡蔡平侯自蔡徙此故加新字今豫州縣也筑音逐旦卒無子國除建初八年徙封盱為平春侯平春縣名屬江夏郡以奉漢後盱卒子勝

嗣初漢兄尉為將軍從征戰死封尉子彤為安陽侯

安陽縣名屬汝南郡古江國也故城在今豫州新息縣西南帝以漢功大復封第

翁為褒親侯吳氏侯者凡五國初漁陽都尉嚴宣與

漢俱會光武於廣阿光武以為偏將軍封建信侯建

縣名屬千乘國

論曰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親

差疆人意是倚之也遂見親信是愛之也諒由質簡而彊力也子曰剛毅

木訥近仁論語文剛毅謂強而能斷木樸慤貌訥忍於言也四者皆仁之質若加文則成仁矣

故言斯豈漢之方乎方此也昔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

勃質朴忠而見信高祖謂呂后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是見疑也又曰周勃重厚少

文安劉氏者必勃是見信也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餘

為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懷依也言若仁義之心則情無疑阻若彼此之

誠未協仁義不足相依則智者翻以有餘見疑朴者以愚直取信

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也要陽縣名光武時省身長八尺彎

後漢書卷四十八



弓三百斤邊俗尚勇力而延以氣聞歷郡列掾州從

事所在職辦古者三公下至郡縣皆有掾屬續漢志曰建武十八年立刺史十三人人主一

州皆有從事史假佐每郡皆置諸曹掾郡中列掾非

一延並為之故言歷也漁陽屬幽州東觀記云延為

幽州從事彭寵為太守召延署營尉行護軍及王郎起延

與吳漢同謀歸光武續漢書曰并與孤奴令王梁同勸寵延至廣阿拜

偏將軍號建功侯從平河北光武即位以延為虎牙

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安平侯遣南擊敖倉轉攻酸棗

封丘皆拔酸棗封丘二縣名屬陳留郡酸棗故城在今滑州縣也封丘故城在今汴州縣也○

劉放曰按文皆拔其夏督駙馬都尉馬武騎都尉劉

隆護軍都尉馬成偏將軍王霸等南伐劉永先攻拔

襄邑續漢書曰時劉永別將許德據襄邑延攻而拔之進取麻鄉麻鄉縣名故城在今

宋州碭山縣東北遂圍永於睢陽數月盡收野麥夜梯其城

入永驚懼引兵走出東門東觀記云走出魚門然則東門名魚門也延追

擊大破之永棄軍走譙延進攻拔薛斬其魯郡太守

薛縣名屬魯國故城在今徐州滕縣東南東觀記曰魯郡太守梁丘壽也而彭城扶陽杼

秋蕭皆降扶陽縣名屬沛郡杼秋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徐州蕭縣西北杼食汝反又破

永沛郡太守斬之東觀記曰沛郡太守陳脩永將蘇茂佼彊周建

等三萬餘人佼彊姓名也周大夫原伯佼之後也救永共攻延與戰於



沛西大破之永軍亂遁沒溺死者太半永棄城走湖

陵蘇茂奔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修高祖廟置嗇夫

祝宰樂人楚即今彭城縣也臨淮郡名今泗州下邳縣高祖廟在今徐州沛縣東故泗水亭中

即高祖為亭長之所也嗇夫主知廟事東觀記曰時蓋延因齋戒祠高祖廟三年睢陽復

反城迎劉永反音延復率諸將圍之百日收野穀永

乏食突走延追擊盡得輜重永為其將所殺永弟防

舉城降四年春延又擊蘇茂周建於蕪蕪縣名屬沛郡有大澤鄉

蕪音進與董憲戰留下皆破之留縣名屬楚國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南

因率平敵將軍龐萌攻西防拔之西防縣名春秋時宋之西防城故城

在今宋州單父縣北復追敗周建蘇茂於彭城茂建亡奔董憲

將賁休舉蘭陵城降前書有賁赫音肥今有此姓賁音奔○劉攽曰注賁音奔案文

多一憲聞之自郟圍休時延及龐萌在楚請往救之

帝勅曰可直往擣郟則蘭陵必自解擣擊也東觀記作擊字延

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延等遂逐

退因拔圍入城劉攽曰按文多一遂字緣下有逐字誤之明日憲大出

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郟帝讓之曰間欲

先赴郟者以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

解乎延等至郟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



延等往來要擊憲別將於彭城郟邳之間戰或日數

合頗有剋獲帝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誡之東觀記載延上

疏辭曰臣幸得受于戈誅逆虜奉職未稱久畱天誅常恐汙辱名號不及等倫天下平定已後曾無尺寸

可數不得預竹帛之編明詔深閔儆戒備具每事奉循詔命必不敢為國之憂也及龐萌反

攻殺楚郡太守引軍襲敗延延走北度泗水破舟楫

壞津梁僅而得免東觀記續漢書皆云萌攻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龐萌一夜反

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擊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此傳言僅而得免與彼不同

帝自將而東徵延與大司馬吳漢漢忠將軍王常前

將軍王梁捕虜將軍馬武討虜將軍王霸等會任城

討龐萌於桃鄉又竝從征董憲於昌慮皆破平之六

年春遣屯長安九年隗囂死延西擊街泉略陽清水

諸屯聚皆定街泉略陽清水三縣皆屬天水郡十一年與中郎將來

歛攻河池未剋以病引還拜為左馮翊將軍如故續漢

書曰視事四年人敬其威信十三年增封定食萬戶十五年薨於

位子扶嗣扶卒子側嗣永平十三年坐與舅王平謀

反伏誅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延曾孫恢為蘆

亭侯東觀記作蘆亭恢卒子遂嗣

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也江夏郡有鄂故此加西也故城在今鄧州向城



縣南也。少為郡吏。更始立，以宗室劉嘉為太常將軍。俊

為長史。光武徇河北，嘉遣書薦俊。光武以為安集掾。

東觀記曰：俊初調補曲陽長上，曰：欲與君為左右。小縣何足貪乎？俊即拜解印綬，上以為安集掾。從

擊銅馬於清陽，進至滿陽，拜彊弩將軍。華嶠書曰：拜

軍賜絳衣九百領，以衣中堅同心士。與五校戰於安次。俊下馬手接短

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光武望

而歎曰：戰將盡如是，豈有憂哉！五校引退入漁陽，所

過虜掠，俊言於光武曰：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

自堅守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光武然之，遣俊

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勅令固守，放散

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及軍還，光武

謂俊曰：困此虜者，將軍策也。及即位，封俊為列侯。建

武二年春，攻匡賊下四縣。匡賊即匡城縣賊也。東觀

也。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南。更封新處侯。新處縣名，屬中山國。引擊頓丘，降

三城。頓丘縣名，屬東郡。故城在今魏州。頓丘縣北陰安城是也。其秋，大司馬吳漢

承制拜俊為彊弩大將軍，別擊金門、白馬賊於河內。

皆破之。金門、白馬，並山名，在今洛州福昌縣西南。有金門、白馬水，蓋賊起於二水，因以為名。四

年，轉徇汝陽及項，又拔南武陽。南武陽縣名，屬泰山郡。故城在今沂州費



西縣是時太山豪傑多擁眾與張步連兵吳漢言於帝

曰非陳俊莫能定此郡於是拜俊太山太守行大將

軍事張步聞之遣其將擊俊戰於羸下羸縣名屬大山郡羸音盈

俊大破之追至濟南收得印綬九十餘步時擬私封爵人之印綬

稍攻下諸縣遂定太山五年與建威大將軍耿弇共

破張步事在弇傳時琅邪未平乃徙俊為琅邪太守

領將軍如故齊地素聞俊名入界盜賊皆解散俊將

兵擊董憲於贛榆贛榆縣名屬東海郡贛音貢進破胸賊孫陽平

之八年張步畔還琅邪俊追討斬之帝美其功詔俊

得專征青徐華嶠書曰賜俊璽書曰將軍元勳大著威震青徐兩州有警得專征之俊

得撫貧弱表有義檢制軍吏不得與郡縣相干百姓

歌之數上書自請願奮擊隴蜀詔報曰東州新平大

將軍之功也負海猾夏盜賊之處國家以為重憂且

勉鎮撫之十三年增邑定封祝阿侯祝阿縣名屬平原郡明年

徵奉朝請二十三年卒子浮嗣徙封斬春侯斬春今新州縣

卒子篤嗣也東觀記曰詔書以祝阿益濟南國故徙浮封斬春侯斬音祈浮卒子專諸嗣專諸

臧宮字君翁潁川邾人也邾縣名今汝州邾城縣也少為縣亭長



游徼

續漢書曰每十里一亭亭有長以禁盜賊每鄉有游徼掌循禁姦盜

後率賓客入

下江兵中為校尉因從光武征戰諸將多稱其勇光

武察宮勤力少言甚親納之及至河北以為偏將軍

從破羣賊數陷陳卻敵光武即位以為侍中騎都尉

建武二年封成安侯

成安縣名屬潁川郡

明年將突騎與征虜

將軍祭遵擊更始將左防韋顏

華嶠書韋字作韓

於沮陽酈

悉降之三年將兵徇江夏擊代鄉鍾武竹里皆下之

鍾武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申州鍾山縣西南

帝使大中大夫

華嶠書曰使張明也

持節拜宮為輔威將軍七年更封期思侯

期思縣名屬汝南郡

故城在今光州固始縣西北

擊梁郡濟陰皆平之十一年將兵至

中盧屯駱越

中盧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襄州襄陽縣南蓋駱越人徙於此因以為名

是

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

荆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畔從蜀宮兵少力不能

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

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

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

營宮陳兵大會擊牛醢酒饗賜慰納之

醢音所宜反說文曰下酒

也詩注曰以筐曰醢也

越人由是遂安宮與岑彭等破荆門別



至垂鵲山通道出秭歸至江州岑彭下巴郡使宮將

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公孫述將延岑盛兵於沅

水沅水出廣漢解見光武紀時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而降者皆

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為所

反反音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

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噪右步左

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兵卒至登山望

之大震恐宮因從擊○劉放曰案從擊無理當作縱字大破之斬首

溺死者萬餘人水為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

盡獲其兵馬珍寶華嶠書曰上璽書勞宮賜吏士絳繖六十匹自是乘勝

追北降者以十萬數人好陽而惡陰北方幽陰之地故軍敗者皆謂之北史記樂書

軍至平陽鄉蜀將王元舉衆降曰北者敗也而近代音北為背失其指矣

進拔綿竹破涪城斬公孫述弟恢復攻拔繁郫繁縣名屬蜀郡繁江名因以為縣名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郫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郫縣北郫音皮前

後收得節五印綬千八百是時大司馬吳漢亦乘勝

進營逼成都宮連屠大城兵馬旌旗甚盛乃乘兵入

小雒郭門歷成都城下張載注蜀都賦云漢武帝元鼎三年立成都郭十八門小

至吳漢營飲酒高會漢見之甚歡謂宮曰

雒郭門蓋其數焉



將軍向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然窮寇難

量還營願從它道矣宮不從復路而歸賊亦不敢近

之進軍咸門成都北面東頭門與吳漢竝滅公孫述帝以蜀

新定拜宮為廣漢太守十三年增邑更封鄴侯十五

年徵還京師以列侯奉朝請定封朗陵侯朗陵縣名屬汝南郡

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西南十八年拜太中大夫十九年妖巫維

汜弟子單臣傅鎮等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維或作緱劫

吏人自稱將軍於是遣宮將北軍及黎陽營數千人

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

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時顯宗為東海王獨對

曰妖巫相劫執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歛亡者但外圍

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挺解也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

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勅宮徹圍緩賊賊眾分散遂

斬臣鎮等宮還遷城門校尉復轉左中郎將擊武谿

賊至江陵降之武谿水名在今辰州盧谿縣宮以謹信質樸故常

見任用後匈奴飢疫自相分爭帝以問宮宮曰願得

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

思之二十七年宮乃與揚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



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緣邊被其毒痛內

國憂其抵突抵解也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赤地言在地之

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左傳曰大福不再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

而而易也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

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謂張掖酒泉武

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

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

能制彊即張良於下邳圯所見老父出一編書者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

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

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

不久而亾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

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

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

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左傳曰國無善政則自取譴於日月之災百

姓驚惶人不自係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

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



之事恒多失實

公羊曰見者異辭聞者異辭傳聞者異辭

誠能舉天下之

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

將莫敢復言兵事者宮永平元年卒謚曰愍侯子信

嗣信卒子震嗣震卒子松嗣元初四年與母別居國

除永寧元年鄧太后紹封松弟由為朗陵侯

論曰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彊人資附

漢之思雖懷璽紆紱跨陵州縣

璽解見光武紀白虎通曰天子朱紱諸侯

赤紱上廣一尺下廣二尺法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董巴輿服志曰古者上下皆有紱所以殊

貴賤也自五霸遞與以紱非兵服於是去紱也殊名詭號千隊為羣尚未足

以為比功上烈也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

謂誅隗囂公孫

述戎羯喪其精膽羣帥賈其餘壯

羯本匈奴別部分散居其上黨武鄉

羯室因號羯胡此摠謂戎夷耳不指於羯也左傳曰欲勇者賈余餘勇

斯誠雄心尚武

之幾先志翫兵之日

幾會也翫習也先志者乘勝之志也

臧宮馬武之

徒撫鳴劔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

屈原曰撫長劔而玉珥曹

植結交篇曰利劔鳴手中說文曰抵側擊也

光武審黃石存包桑

周易否卦九五

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言聖人居天位不可以安常自危懼乃是繫于包桑也包本也繫于桑本言其固也

也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詞幣以禮匈奴之使

西域

傳曰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弟入侍天子以中國初定皆還其侍子匈奴傳曰建武二十八



年匈奴遣使詣闕貢馬及裘乞和親帝報曰單于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馬裘今贈繒五百匹斬馬劍一是卑詞幣禮也

**其意防盖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

**忍傷黥王之陳乎**平城縣名今雲州定襄縣高祖七年擊韓王信至平城被匈奴圍七日乃解十二年高祖親擊淮南王黥布在陳為流矢所中顛沛狼狽也顛音丁干反

**贊曰吳公驚彊寔為龍驤**戰國策曰廉頗為人勇鷙而愛士白起視瞻不轉者

執志彊也驤舉也若龍之舉言其威盛**電埽羣孽風**鄒陽曰神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

**行巴梁虎牙猛力功立睢陽宮俊休休是亦鷹揚**詩曰

良士休休又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

後漢書卷之四十八

後漢書卷之四十九

**耿弇列傳第九**弟國 國子秉 秉弟夔 國弟子恭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

**石自鉅鹿徙焉**武帝時徙吏二千石高資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也**父況**

**字俠游以明經為郎與王莽從弟伋共學老子於安**

**丘先生**嵇康聖賢高士傳曰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少持老子經恬淨不求進宦號曰安

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為巫醫於人間也**後為朔調連率**王莽改

曰朔調守**弇少好學習父業**袁山松書曰弇少學**常**

曰連率**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隸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漢官



儀曰歲終郡試之時講武勒兵因以校獵簡其材力也○劉放曰常見郡尉試騎士按漢謂郡試騎士講武為都試後人不曉妄改為尉注所云郡字亦合作都且講武不專在都尉何得云尉試乎都試見前書及王莽敗更始立諸將略地者前後多擅威權輒改易守令況自以莽之所置懷不自安時奔年二十一乃辭況奉奏詣更始因齎貢獻以求自固之宜及至宋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興起兵邯鄲奔從吏孫倉衛包於道共謀曰劉子興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奔按劍曰子興弊賊卒為降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反覆數

十日歸發突騎以犍烏合之衆

犍輅也音力刃反

如摧枯折

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不從遂亾

降王郎奔道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畱署

門下吏

○劉放曰按百官志公府有門史又祭遵亦為門下史知此當作史字

奔因說

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邯鄲光武笑曰小兒曹乃

有大意哉因數召見加恩慰

續漢書曰奔還檄與況陳上功德自嫌年少恐

不見信宜自來況得檄立發發至昌平見上也

奔因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

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議奔曰今兵從南

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

寵南陽宛人也

上谷



太守即奔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

光武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

中漁陽上谷北接塞垣至彼路窮如入囊也光武指奔曰是我北道主人

也會薊中亂續漢書曰奔歸主人食未已薊中擾亂上駕出南城門頗遮絕輜重城中相掠

奔既與上相失以馬與城門亭長乃得出也光武遂南馳官屬各分散奔

走昌平就況昌平縣名屬上谷郡今幽州縣故城在縣東也因說況使寇恂

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奔與景丹寇

恂及漁陽兵合軍而南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

尉以下四百餘級得印綬百二十五節二斬首三萬

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遂及光

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言二郡兵為邯鄲

來眾皆恐既而悉詣營上謁光武見奔等說曰當與

漁陽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以為偏將軍使還

領其兵加況大將軍與義侯得自置偏裨奔等遂從

拔邯鄲時更始徵代郡太守趙永而況勸永不應召

令詣于光武光武遣永復郡永北還而代令張曄據

城反畔乃招迎匈奴烏桓以為援助光武以奔弟舒

為復胡將軍使擊曄破之永乃得復郡時五校賊二



後漢書卷四十九 耿种傳

十餘萬北寇上谷況與舒連擊破之賊皆退走更始

見光武威聲日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為蕭王

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還長安遣苗曾為幽州牧韋

順為上谷太守蔡充為漁陽太守並北之部時光武

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漢趙王如意之殿也故弁入

造牀下請間因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

命於畿內貴戚縱橫於都內更始傳曰李軾朱鮪擅

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

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虜掠財物劫掠婦女懷金玉

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又銅馬赤眉之屬

數十輩輩數十百萬聖公不能辦也辦猶成也音蒲菟反其敗

不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北據天府

之地前書曰關中所謂金城天府弁以河北富饒故

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

可令它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

今吏士死亾者多弁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其大

計劉歆曰案光武大悅續漢書曰光武初見弁言

文多一其字曰大王哀厚弁如父子故披赤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弁心為大王陳事上曰我戲卿耳乃拜弁為大將軍與



吳漢北發幽州十郡兵奔到上谷收韋順蔡克斬之

漢亦誅苗曾於是悉發幽州兵引而南從光武擊破

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奔

常將精騎為軍鋒輒破走之光武乘勝戰慎水上虜

危急殊死戰時軍士疲弊遂大敗奔還壁范陽數日

乃振壁謂築壘壁也賊亦退去從追至容城小廣陽安次連

戰破之容城縣名屬涿郡故城在今易州道縣也廣陽國有廣陽縣故曰小廣陽及安次縣名並

在今幽州也光武還薊復遣奔與吳漢景丹蓋延朱祐邳

彤耿純劉植岑彭祭遵堅鐔王霸陳俊馬武十三將

軍追賊至潞東及平谷平谷解見光武紀再戰斬首萬三千

餘級遂窮追於右北平無終土垠之間無終土垠並縣名屬右北

平郡無終故城在今漁陽縣土垠故城在今平州西南垠音銀至浚靡而還浚靡縣名屬右

北平故城在今漁陽縣北靡音麻賊散入遼西遼東或為烏桓貊人

所鈔擊略盡光武即位拜奔為建威大將軍與驃騎

大將軍景丹彊弩將軍陳俊攻厭新賊於敖倉皆破

降之建武二年更封好時侯食好時美陽二縣三年

延岑自武關出攻南陽下數城穰人杜弘率其眾以

從岑奔與岑等戰於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



其將士五千餘人得印綬三百杜弘降岑與數騎遁  
 走東陽奔從幸春陵因見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  
 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  
 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乃許之四年詔奔進攻漁  
 陽奔以父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  
 者自疑不敢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報曰將軍出身  
 舉宗為國所向陷敵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  
 且與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況聞奔求徵亦不自  
 安遣舒弟國入侍帝善之進封況為隃麋侯

隃麋縣各屬左

扶風故城在今隴州  
 汧陽縣東南隃音隃

乃命奔與建義大將軍朱祐漢

忠將軍王常等擊望都故安西山賊十餘營皆破之

望都縣名屬中山國堯母慶都山在南故以名焉故  
 城在今定州唐縣東北故安縣名故城在今易州易

縣東

時征虜將軍祭遵屯良鄉

良鄉縣名屬涿郡 驍騎將軍

劉喜屯陽鄉

陽鄉縣名屬涿郡故城  
 在今幽州故安縣西北

以拒彭寵寵遣

弟純將匈奴二千餘騎寵自引兵數萬分為兩道以

擊遵喜胡騎經軍都

軍都縣屬廣陽郡有軍都  
 山在西北今幽州昌平縣

舒襲

破其衆斬匈奴兩王寵乃退走况復與舒攻寵取軍  
 都五年寵死天子嘉况功使光祿大夫持節迎况

袁山



松書曰使光祿大夫樊宏詔況曰惟况功大不宜監察從事邊郡寒苦不足久居其詣行在所賜甲

第奉朝請封牟平侯遣弁與吳漢擊富平獲索賊於

平原大破之降者四萬餘人因詔弁進討張步弁悉

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太山太守

陳俊引兵而東從朝陽橋濟河以度朝陽縣名屬濟南郡在朝水之

陽今朝城在濟水北有漯河在今齊州臨濟縣東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

費邑軍歷下歷下城在今齊州歷城縣也又分兵屯祝阿祝阿今齊州縣

也故城在今山在縣東北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弁弁度

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

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

壁亾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巨里聚名也一名巨合城在今齊州全節

縣東南弁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填塞阬

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弁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弁乃

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

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亾歸歸者以弁期告邑邑至日

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弁喜謂諸將曰吾所

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

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爾雅曰山脊曰岡坡者曰阪乘高



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

城中兇懼兇恐懼聲費敢悉眾亾歸張步弁復收其

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

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西安縣名屬齊郡故城在

今青州臨淄縣西北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

弁進軍畫中畫中邑名也畫音胡麥反故城在今西安城東南有畫水因名焉居二

城之間弁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

大而實易攻乃勅諸校會會猶集也後五日攻西安藍聞

之晨夜傲守至期夜半弁勅諸將皆蓐食前書音義曰未起而

林壽中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等之以為宜速

攻西安弁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臨淄

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

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亾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

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

之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執觀人虛實吾深入敵

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

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

將其眾亾歸劇弁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



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

萬衆吾皆卽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弁況之長子故

呼爲大耿又皆疲勞足何推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

槍渠帥重異等兵重姓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

攻弁袁山松書弁上書曰臣據臨淄深塹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飢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

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步首可獲上是其計弁先出淄

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弁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

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伏琛齊地記曰小城

內有漢景王祠步氣盛直攻弁營與劉歆等合戰弁升王宮

壞臺望之臨淄本齊國所都卽齊王宮中有壞臺也東觀記作環臺視歆等鋒交

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

弁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弁明日復勒

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弁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

俊謂弁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弁曰

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

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

數城中溝塹皆滿弁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

以待之兩傍伏兵如鳥之翼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



後漢書卷四十九  
至鉅昧水上

鉅昧水名一名巨洋水在今青州壽光縣西

八九十里僵尸

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

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弁曰昔

韓信破歷下以開基

前書曰齊屯田於歷下以備漢信擊破之

今將軍攻

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

已降

前書曰酈食其說齊王田廣廣降之乃與食其縱酒罷守備韓信聞齊已降欲止蒯通說信令

擊之食其音異基也

將軍獨拔勅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又田橫

亨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為仇

前書曰齊既破橫走

居海島高帝召之橫曰臣亨陛下之使酈食其今聞其弟商為衛尉臣恐懼不敢奉詔高帝詔酈商曰橫

即至敢動者族之

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

司徒釋其怨

大司徒伏湛即隆之父

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

南陽建此大策

謂弁從帝幸春陵時請收上谷兵定彭寵取張豐平張步等

常以

為落落難合

落落猶疏闊也

有志者事竟成也弁因復追步

步奔平壽

平壽縣名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

乃肉袒負斧鑕於

軍門

鑕音竹林反

弁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

其城樹十二郡旗鼓

東觀記曰弁凡平城陽琅邪高密膠東東萊北海齊千乘濟南

平原泰山臨淄等

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

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弁復引兵至城陽降五



校餘黨祝阿餘黨也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六年西拒隗

囂屯兵於漆漆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幽州新平縣也漆水在西八年從上

隴明年與中郎將來歙分部徇安定北地諸營保皆

下之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十二

年况疾病乘輿數自臨幸復以國弟廣舉竝為中郎

將弇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以為榮及

况卒謚烈侯少子霸襲况爵十三年增弇戶邑上大

將軍印綬罷上音時掌反以列侯奉朝請每有四方異議

輒召入問籌策年五十六永平元年卒謚曰愍侯子

忠嗣忠以騎都尉擊匈奴於天山有功忠卒子馮嗣

馮卒子良嗣一名無禁延光中尚安帝妹濮陽長公

主位至侍中良卒子協嗣隃麋侯霸卒子文金嗣文

金卒子喜嗣喜卒子顯嗣為羽林左監顯卒子援嗣

尚桓帝妹長社公主為河陽太守後曹操誅耿氏唯

援孫弘存焉決錄注云援字伯緒官至河東太守也牟平侯舒卒子襲

嗣尚顯宗女隆慮公主襲卒子寶嗣寶女弟為清河

孝王妃及安帝立尊孝王母為孝德皇后以妃為甘

園大貴人帝以寶元舅之重使監羽林左車騎○劉放曰



按百官序羽林左右監  
監左右騎不合有車字

位至大將軍而附事內寵與

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等諧廢皇太子為濟陰王

及排陷太尉楊震議者怨之寶弟子承襲公主爵為

林慮侯

林慮即上隆慮也至  
此避殤帝諱改焉

位至侍中安帝崩閹太

后以寶等阿附嬖倖共為不道策免寶及承皆貶爵

為亭侯遣就國寶於道自殺國除

決錄注曰  
寶字君達

大貴人

數為耿氏請陽嘉三年順帝遂詔封寶子

○劉敞曰  
按前後皆

作紹封  
此誤

箕牟平侯為侍中以恒為陽亭侯承為羽林

中郎將其後貴人薨大將軍梁冀從承求貴人珍玩

不能得冀怒風有司奏奪其封承惶恐遂亡匿於穰

數年冀推迹得之乃并族其家十餘人

論曰淮陰廷論項王審料成執則知高祖之廟勝矣

淮陰侯韓信也史記韓信說高祖曰項王特匹夫之  
勇婦人之仁也名雖霸實失天下心今大王入關秋  
毫無所取秦人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  
東三秦可傳檄而定於是漢王舉兵定三秦廟勝謂  
謀兵於廟  
而勝敵 弁決策河北 ○劉敞曰按它傳贊語無單  
言名者明少一耿字下文乃

可言  
弁耳 定計南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然弁自剋拔全

齊而無復尺寸功夫豈不懷

懷思也言豈不  
思重立大功乎

將時之

度數不足以相容乎三世為將道家所忌

史記曰秦  
使王翦之



孫王離擊趙或曰王離秦之名將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將三代必敗以其殺伐多也其後受其不祥○劉攽曰注以其殺伐多也案文多一也字而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將其

用兵欲以殺止殺乎何其獨能隆也

國字叔慮東觀記慮作憲建武四年初入侍光武拜為黃門

侍郎應對左右帝以為能遷射聲校尉七年射聲官

罷拜駙馬都尉父況卒國於次當嗣上疏以先侯愛

少子霸固自陳讓有詔許焉後歷頓丘陽翟上蔡令

所在吏人稱之徵為五官中郎將是時烏桓鮮卑屢

寇外境國素有籌策數言邊事帝器之及匈奴奠韃

日逐王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欵塞稱藩願扞禦北

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

情僞難知不可許國獨曰臣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

之宣帝甘露二年呼韓邪單于欵塞請朝帝發所過郡二千騎迎之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

臣而不名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

塞下無晏開之警晏晚也有警急則開門晚也萬世有安寧之策

也○劉攽曰案文多有字綠上言無遂安生此對文非也帝從其議遂立比為

南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休塞自守北虜遠遁中國少

事二十七年代馮勤為大司馬又上言宜置度遼將



後漢書卷四十九 耿种列傳  
軍左右校尉屯五原以防逃亾永平元年卒官顯宗  
追思國言後遂致度遼將軍  
○劉放曰按致當作置左右校尉  
如其議焉國二子秉夔

秉字伯初有偉體腰帶八圍博通書記能說司馬兵法尤好將帥之略以父任爲郎數上言兵事常以中國虛費邊陲不寧其患專在匈奴以戰去戰盛王之道顯宗既有志北伐陰然其言永平中詔詣省闕問前後所上便宜方略拜謁者僕射遂見親幸每公卿會議常引秉上殿訪以邊事多簡帝心十五年拜駙

馬都尉十六年以駙都尉秦彭爲副與奉車都尉竇固等俱伐北匈奴虜皆奔走不戰而還十七年夏詔秉與固合兵萬四千騎復出白山擊車師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議先赴後王以爲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遂進並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十餘萬頭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



即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壻

固尚

光武女涅陽公主明帝姊也

爵為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還更令

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麾其精騎徑造固壁

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固大驚曰且

止將敗事秉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得惶

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

東觀記曰脫帽趨抱馬蹶也

秉將以詣

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明年秋肅宗即位

拜秉征西將軍遣案行涼州邊境勞賜保塞羌胡進

屯酒泉置戊巳校尉建初元年拜度遼將軍視事七

年匈奴懷其恩信徵為執金吾甚見親重帝每巡郡

國及幸宮觀秉常領禁兵宿衛左右除三子為郎章

和二年復拜征西將軍副車騎將軍竇憲擊北匈奴

大破之事并見憲傳封秉美陽侯食邑三千戶秉性

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

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為死

永元二年代桓虞為光祿勳明年夏卒時年五十餘

賜以朱棺玉衣將作大匠穿冢假鼓吹五營騎士三

百餘人送葬謚曰桓侯匈奴聞秉卒舉國號哭或至



後漢書卷四十九  
黎面流血

黎即務字古通用也  
務割也音力私反

長子冲嗣及竇憲敗

以秉竇氏黨國除冲官至漢陽太守曾孫紀少有美  
名辟公府曹操甚敬異之稍遷少府紀以操將篡漢  
建安二十三年與太醫令吉平平或作平丞相司直韋況  
晃畢謀起兵誅操不克夷三族于時衣冠盛門坐紀  
罹禍滅者眾矣

夔字定公少有氣決永元初為車騎將軍竇憲假司

馬北擊匈奴轉車騎都尉

○劉敞曰案官無車  
騎都尉明衍車字

三年

憲復出河西以夔為大將軍左校尉將精騎八百出

居延塞直奔北單于廷於金微山斬闕氏名王已下  
五千餘級單于與數騎脫亾盡獲其匈奴珍寶財畜  
去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乃封夔

栗邑侯

栗邑縣名屬左馮翊故城  
在今同州白水縣西北

會北單于弟左鹿

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眾八部二萬餘人來居蒲  
類海上遣使款塞以夔為中郎將持節衛護之及竇  
憲敗夔亦免官奪爵土後復為長水校尉拜五原太  
守遷遼東太守元興元年貊人寇郡界夔追斬其渠  
帥永初三年南單于檀反畔使夔率鮮卑及諸郡兵



屯馬門與車騎將軍何熙共擊之熙推夔為先鋒而遣其司馬耿溥劉祉將二千人與夔俱進到屬國故城單于遣莫鞬日逐王三千餘人遮漢兵夔自擊其左令鮮卑攻其右虜遂敗走追斬千餘級殺其名王六人獲穹廬車重千餘兩馬畜生口甚眾鮮卑馬多羸病遂畔出塞夔不能獨進以不窮追左轉雲中太守後遷行度遼將軍事夔勇而有氣數侵陵匈奴中郎將鄭戩戩音翦元初元年坐徵下獄以減死論笞二百建光中復拜度遼將軍時鮮卑攻殺雲中太守成

嚴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

馬城縣名屬代郡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秦始

皇初築城輒崩壞其後有馬周章馳走因隨馬迹起城故以名焉

夔與幽州刺史龐

參救之追虜出塞而還後坐法免卒於家

恭字伯宗國弟廣之子也少孤慷慨多大略有將帥

才永平十七年冬騎都尉劉張出擊車師請恭為司

馬與奉車都尉竇固及從弟駙馬都尉秉破降之始

置西域都護戊巳校尉乃以恭為戊校尉屯後王部

金蒲城

金蒲城車師後王城廷也今之延州蒲昌縣城是也

謁者關寵為巳

校尉屯前王柳中城

柳中郎今西州縣

屯各置數百人恭至



後漢書卷四十九  
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歡喜遣使獻

名馬及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武帝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

公主嫁與烏孫昆莫賜乘輿服御官屬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蓋後宣帝賜以博具也願遣子

入侍恭乃發使齎金帛迎其侍子明年三月北單于

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

救之道逢匈奴騎多皆為所殺匈奴遂破殺後王安

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

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彊弩射之虜中

矢者視創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

甚眾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

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七月匈

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

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

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笮謂壓恭仰歎曰聞

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貳師大宛中城名昔武帝時使

李廣利伐大宛期至貳師城因以為號也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

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眾皆稱萬歲

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東觀記曰恭親自挽籠於是令士且勿飲先和泥塗城并



後漢書卷四十九 耿种傳  
揚示 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時焉耆龜茲攻歿  
都護陳睦北虜亦圍關寵於柳中會顯宗崩救兵不  
至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衆擊走之後王  
夫人先世漢人常私以虜情告恭又給以糧餉數月  
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  
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亾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  
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  
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虜官  
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初

關寵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即位乃詔公卿會議司空  
第五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議曰今使人於危難  
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  
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爲寇陛下  
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千二部謂關  
寵及恭也匈奴  
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効也可令敦煌酒  
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  
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  
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



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

兵合七千餘人。建初元年正月，會柳中，擊車師，攻交

河城。前書曰：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遶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故城在今

西州交河縣也。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駝驢馬

牛羊三萬七千頭。北虜驚走，車師復降。東觀記曰：車師太子比持

降會關寵已歿，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

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

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

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

為虜來，大驚。羌乃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

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

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尚有

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玉門關名，屬敦煌郡，在今沙州。臣賢

案酒泉郡又有玉門縣，據東觀記曰：至敦煌，明即玉門關也。唯餘十三人，衣屨穿

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眾為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

疏曰：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

眾，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煮弩為糧，出於萬

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醜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



不為大漢耻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

帥及恭至雒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於是

拜為騎都尉以恭司馬石修為雒陽市丞張封為雍

營司馬軍吏范羌為共丞共今衛州共城縣餘九人皆補羽

林恭母先卒及還追行喪制有詔使五官中郎將東按

觀記齊牛酒釋服奪情不令追服明年遷長水校尉其秋金

城隴西羌反恭上疏言方略詔召入問狀乃遣恭將

五校士三千人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羌恭屯枹罕

數與羌接戰明年秋燒當羌降防還京師恭留擊諸

未服者皆虜千餘人獲牛羊四萬餘頭勒姐姐音紫又子也

反燒何羌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初恭出隴西

上言故安豐侯竇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今大

鴻臚固即其子孫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

撫涼部令車騎將軍防屯軍漢陽以為威重由是大

忤於防忿恭薦竇固奪其權及防還監營謁者李譚承旨奏恭

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坐徵下獄免官歸本郡卒於家

子溥為京兆虎牙都尉溥音普漢官儀曰京兆虎牙都尉扶風郡比二千石以涼

州近羌數犯三元初二年擊畔羌於丁奚城軍敗遂

輔將兵護園陵



歿詔拜溥子宏畢竝為郎畢字季遇順帝初為烏桓

校尉遇或作過時鮮卑寇緣邊殺代郡太守畢率烏桓及

諸郡卒出塞討擊大破之鮮卑震怖數萬人詣遼東

降自後頗出輒克獲威振北方遷度遼將軍耿氏自

中興已後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

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

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云

論曰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為大漢羞蘇武

武帝時使匈奴匈奴乃幽囚武於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氈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

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二十年乃還也後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

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以至是乎孟子曰生者我所欲義者

亦我所欲二者不可俱捨生而取義也昔曹子抗質於柯盟曹子魯大夫曹剋也

一曰曹沫史記曰齊桓公與魯莊公會於柯而盟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曰齊疆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城壞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盡還魯之侵地而與之盟相如相如於河表

解見寇恂傳蓋以決一旦之負異乎百死之地也以為二

漢當疏高爵宥十世左傳曰晉范宣子之殺叔向之弟羊舌虎而囚叔向於是祁奚

聞之見宣子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而蘇君恩不

及嗣恭亦終填牢戶追誦龍蛇之章以為歎息史記曰晉

叔向有焉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也

後漢書卷四十九 耿恭列傳 三



後漢書卷四十九 耿种及种  
文公返國賞從亾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不及縣書  
宣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天四蛇各入其  
宇一蛇獨怨  
終不見處也

贊曰好時經武能畫能兵往收燕卒來集漢營請間

趙殿醢酒齊城况舒率從亦既有成國圖久策分此

凶狄謂耿國議立日逐王為南單于由是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也秉洽胡情變

單虜迹慊慊伯宗枯泉飛液

四十三年十二月晉夜了此卷

嚴有威父猛為桂陽太守卒期服喪三年鄉里稱之

光武略地潁川聞期志義召署賊曹掾漢官儀曰東西曹掾北四

百石餘掾比三百石賊曹主盜賊之事從徇薊時王郎檄書到薊薊中

起兵應郎光武趣駕出百姓聚觀誼呼滿道遮路不

得行期騎馬奮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趣周禮隸僕掌蹕宮中之事

鄭衆曰止行清道也若衆皆披靡披普彼反及至城門門



後漢書卷之五十一  
文公返國賞從亾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不及縣書  
宣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天四蛇各入其  
宇一蛇獨怨  
終不見處也

贊曰好時經武能畫能兵往收燕卒來集漢營請間

趙殿醜酒齊城况舒率從亦既有成國圖久策分此

凶狄謂耿國議立日逐王為南單于由是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也秉洽胡情變

後漢書卷之五十

鉞期王霸祭遵傳第十

鉞期字次况潁川郟人也長八尺二寸容貌絕異矜

嚴有威父猛為桂陽太守卒期服喪三年鄉里稱之

光武略地潁川聞期志義召署賊曹掾漢官儀曰東

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從徇薊時王郎檄書到薊薊中

起兵應郎光武趣駕出百姓聚觀誼呼滿道遮路不

得行期騎馬奮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趣周禮隸僕掌

鄭衆曰止行清道也若衆皆披靡披普及至城門門



已閉攻之得出行至信都以期為裨將與傳寬呂晏

俱屬鄧禹徇傍縣又發房子兵禹以期為能獨拜偏

將軍授兵二千人寬晏各數百人還言其狀光武甚

善之使期別徇真定宋子攻拔樂陽橐肥纍樂陽縣名屬常

山郡今恒州橐城縣也故城在縣西肥纍故肥子國也漢以為縣故城在今橐城縣西南並屬真定國纍

音力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下兒音五期先

登陷陣手殺五十餘人被創中額攝憤復戰攝猶正也○劉

放曰案憤為馬扇汗期被創中額則是憤字遂大破之王郎滅拜期虎牙

大將軍乃因間說光武曰河北之地界接邊塞人習

兵戰號為精勇今更始失政大統危殆海內無所歸

往明公據河山之固擁精銳之眾以順萬人思漢之

心則天下誰敢不從光武笑曰卿欲遂前趨邪唯天子得

稱敬言時銅馬數十萬眾入清陽博平博平縣名屬東郡在今博州縣

也期與諸將迎擊之連戰不利期乃更背水而戰所

殺傷甚多會光武救至遂大破之追至館陶皆降之

從擊青犢赤眉于射犬賊襲期輜重期還擊之手殺

傷數十人身被三創而戰方力力苦戰也遂破走之光武

即位封安成侯安成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南也食邑五千



戶時檀鄉五樓賊入繁陽內黃繁陽縣名故城在今相州內黃縣東北內

黃故城在西北又魏郡大姓數反覆而更始將卓京京或作原謀

欲相率反鄴城帝以期為魏郡太守行大將軍事期

發郡兵擊卓京破之斬首六百餘級京入山追斬

其將校數十人獲京妻子進擊繁陽內黃復斬數百

級郡界清平督盜賊李熊鄴中之豪而熊弟陸謀欲

反音翻城迎檀鄉或以告期期不應告者三四期乃召

問熊熊叩頭首服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為吏儻不

若為賊樂者可歸與老母往就陸也必以在城中為吏不如為賊之

樂即任將母往就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請鄴城西門

陸不勝愧感自殺以謝期期嗟嘆以禮葬之而還熊

故職於是郡中服其威信建武五年行幸魏郡以期

為太中大夫從還洛陽又拜衛尉期重於信義自為

將有所降下未嘗虜掠及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

得於心必犯顏諫諍帝嘗輕與期門近出前書武帝將出必與

北地良家子期於殿門故日期門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

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為之回輿而還十

年卒東觀記日期疾病使使者存問加賜醫藥甚厚其母問期當封何子期言受國家恩深常慙負



如死不知當何以報國帝親臨襚斂贈以衛尉安成

侯印綬謚曰忠侯子丹嗣復封丹弟統為建平侯建

縣名屬沛郡故城在今亳後徙封丹葛陵侯葛陵縣名故城

在汝南故丹卒子舒嗣舒卒子羽嗣羽卒子蔡嗣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世好文法東觀記曰祖

父為郡決曹掾漢官儀決曹主罪法事霸亦少為獄吏常慷慨

不樂吏職其父竒之遣西學長安漢兵起光武過潁

陽霸率賓客上謁曰將軍興義兵竊不自知量貪慕

威德願克行伍光武曰夢想賢士共成功業豈有二

哉遂從擊破王尋王邑於昆陽還休鄉里及光武為

司隸校尉道過潁陽霸請其父願從父曰吾老矣不

任軍旅汝往勉之霸從至洛陽及光武為大司馬以

霸為功曹令史劉放曰按功曹有從度河北賓客

從霸者數十人稍稍引去光武謂霸曰潁川從我者

皆逝而子獨畱努力疾風知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在

薊郎移檄購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

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說文曰噉噉手相笑也噉

此云邪揄語霸慚懷而退噉亦慙也音遽光武即南馳至下



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滹沱河候吏  
 還白河水流漸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  
 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度官  
 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水  
 亦合乃令霸護度堅護度也未畢數騎而冰解光武謂霸  
 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公至德  
 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今文尚書曰武王度盟津

白魚躍入王舟

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以

爲軍正爵關內侯既至信都發兵攻拔邯鄲霸追斬

王郎得其璽綬封王鄉侯從平河北常與臧宮傳俊

共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歛之傷者躬親以

養之○劉歆曰案文脫衣可言以歛之躬親不宜復有以字光武即位以霸曉

兵愛士可獨任拜爲偏將軍并將臧宮傳俊兵而以

宮俊爲騎都尉建武二年更封富波侯富波縣名屬汝南郡在今

豫州四年秋帝幸譙使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

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

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

恃霸之援戰不甚力爲茂建所敗武軍奔過霸營大



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信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弊乃可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賊復聚衆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兩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

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

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切之勝

徼要也一切猶

權時也

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

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五年春帝使太中大夫持節拜霸爲討虜將軍六年屯田新安八年屯田函谷關擊滎陽中牟盜賊皆平之九年霸與吳漢及橫野大將軍王常建義大將軍朱祐破姦將軍侯進等五萬餘人擊盧芳將賈覽閔堪於高柳匈奴遣騎助芳



漢軍遇雨戰不利吳漢還洛陽令朱祐屯常山王常

屯涿郡侯進屯漁陽璽書拜霸上谷太守領屯兵如

故捕擊胡虜無拘郡界拘猶限也明年霸復與吳漢等四

將軍六萬人出高柳擊賈覽詔霸與漁陽太守陳訢

將兵為諸軍鋒匈奴左南將軍將數千騎救覽霸等

連戰於平城下破之追出塞斬首數百級霸及諸將

還入鴈門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會攻盧芳將尹由於

崞崞及繁時皆縣名屬鴈門郡並今代州縣也有崞山焉崞音郭十三年

崞崞七戶更封向侯向縣名屬沛郡左傳曰莒人入是向案今密州莒縣南又有向城是

時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尤數緣邊愁苦詔霸

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飛狐道在今蔚州飛狐縣

北通媯州懷戎縣即古之飛狐口也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

三百餘里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頗識邊事

數上書言宜與匈奴結和親又陳委輸可從溫水漕

水經注曰溫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又東過軍都縣南又東過薊縣北益通以運漕也以省陸

轉輸之勞事皆施行後南單于烏桓降服北邊無事

霸在上谷二十餘歲三十年定封淮陵侯淮陵縣屬臨淮郡

永平二年以病免後數月卒子符嗣徙封軼侯軼縣名屬



江夏郡符卒子度嗣度尚顯宗女浚義長公主為黃

門郎度卒于歆嗣

祭遵字弟孫祭音側潁川潁陽人也少好經書家富

給而遵恭儉惡衣服喪母負土起墳嘗為部吏所侵

結客殺之初縣中以其柔也既而皆憚焉及光武破

王尋等還過潁陽遵以縣吏數進見光武愛其容儀

署為門下史從征河北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

殺之光武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眾

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貫之

貫猶赦也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

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尋拜為偏將軍從平河

北以功封列侯建武二年春拜征虜將軍定封潁陽

侯與驃騎大將軍景丹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

王常騎都尉王梁臧宮等入箕關箕關解在南南擊弘

農厭新栢華蠻中賊東觀記曰栢華聚也弩中遵口洞出流血

眾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自倍遂大

破之時新城蠻中山賊張滿新城縣名屬河南屯結

險隘為人害詔遵攻之遵絕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



壁不出而厭新栢華餘賊復與滿合遂攻得霍陽聚

有霍陽山故名焉俗謂之張侯城在今汝州西南 遵乃分兵擊破降之明年

春張滿飢困城拔生獲之初滿祭祀天地自云當王

既執歎曰識文誤我乃斬之夷其妻子遵引兵南擊

鄧奉弟終於杜衍破之杜衍縣名屬河南郡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西南 時

涿郡太守張豐執使者舉兵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

彭寵連兵四年遵與朱祐及建威大將軍耿弇驍騎

將軍劉喜俱擊之遵兵先至急攻豐豐功曹孟玄執

豐降說文曰左臂上也古音古弘反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

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

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為椎破之豐乃

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所恨諸將皆引還遵受詔

留屯良鄉拒彭寵因遣護軍傅玄襲擊寵將李豪於

潞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相拒歲餘數挫其鋒黨與多

降者及寵死遵進定其地六年春詔遵與建威大將

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漢忠將軍王常捕虜將軍

馬武驍騎將軍劉歆武威將軍劉向等從天水伐公

孫述續漢書曰上幸廣陽城門設祖道閣 師次長安

過諸將以遵新破漁陽令最在前



時車駕亦至而隗囂不欲漢兵上隴辭說解故謂解

脫事故以帝召諸將議皆曰可且延囂日月之期益為辭說

封其將帥以消散之遵曰囂挾姦久矣今若按甲引

時則使其詐謀益深而蜀警倍增固不如遂進帝從

之乃遣遵為前行隗囂使其將王元拒隴坻遵進擊

破之追至新關及諸將到與囂戰並敗引退下隴乃

詔遵軍汧奔軍漆征西大將軍馮異軍栒邑大司

馬吳漢等還屯長安自是後遵數挫囂事已見馮異

傳八年秋復從車駕上隴及囂破帝東歸過汧幸遵

營勞饗士卒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黃門署名前書

集黃門武樂執于戚以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御

蓋復令進屯隴下及公孫述遣兵救囂吳漢耿弇等

悉奔還遵獨留不却東觀記曰時遵屯汧詔書曰將

部功勞爛然兵退無宿戒糧食不豫具今乃調度恐

力不堪國家知將軍不易亦不遺力今送縑千匹以

賜吏九年春卒於軍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

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絝布被夫人裳不

加緣帝以是重焉綠或及卒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



還幸城門過其車騎

東觀記曰上還幸城門閱過喪車瞻望涕泣

涕泣不

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

霍光

霍宣帝及上官太后親臨光喪使太中大夫任宣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東觀記曰時下宣帝臨霍將軍儀令公卿讀軍儀以為故事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事大司

農給費博士范升上疏追稱遵曰臣聞先王崇政尊

美屏惡

孔子曰尊五美屏四惡

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

地與下分功著錄勲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

事不名入門不趨

前書曰蕭何奏事不名入門不趨

死則疇其爵邑

世無絕嗣

疇等也言功臣死後子孫襲封世世與先人等

丹書鐵券傳於無

窮

前書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

斯誠大漢厚下安

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

漢興至此二百餘年言數

百者謂以百數之

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

命先明漢道

劉放曰案文當作光明

褒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

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為之

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痛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

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亾有以

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

卓高也

古者臣疾君視臣卒

君弔

前書賈山上書曰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



其小斂大斂可謂盡禮也故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

臣下竭力盡死以報其上

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群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

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

抵上即隴深取略陽衆兵既退獨守衝難衝兵衝也

弁等悉奔還唯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

有軍言不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賜

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以遵無

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

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葬洛陽

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論語孔子曰仁以為

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

樂必雅歌投壺雅歌謂歌雅詩也禮記投壺經曰壺

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矢以柘

若棘長二尺八寸無去其皮取其堅而重投之勝者

飲不勝者以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

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

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愚以為宜

因遵薨論叙衆功詳案謚法以禮成之謚法周書之

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為後嗣法帝乃下升章以示公



後漢書卷五十一 祭彤傳  
卿至葬車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介士

軍陳送葬

容車容飾之車象生時也介士甲士也東觀記曰遣校尉發騎士四百人被玄甲兜

蓋兵車軍陳送葬

謚曰成侯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

室家其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

征虜者乎遵之見思如此

東觀記曰上數嗟嘆衛尉鉅期見上感動對曰陛下

至仁哀念祭遵不已群臣各懷慙懼也

無子國除兄年官至酒泉太守

從弟彤

彤字次孫早孤以至孝見稱遇天下亂野無煙火而獨在冢側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

光武初以遵故拜彤為黃門侍郎常在左右及遵卒

無子帝追傷之以彤為偃師長令近遵墳墓四時奉

祠之彤有權略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課為第一遷襄

賁令

襄賁縣名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南賁音肥

時天下郡國尚未

悉平襄賁盜賊白日公行彤至誅破姦猾殄其支黨

數年襄賁政清璽書勸勵增秩一等賜縑百匹當是

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強盛數入塞殺略吏

人朝廷以為憂益增緣邊兵郡有數千人又遣諸將

分屯障塞帝以彤為能建武十七年拜遼東太守至



則勵兵馬廣斥候彤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為士卒鋒數破走之二十一年秋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陳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斬首三千餘級獲馬數千匹自是後鮮卑震怖畏彤不敢復闕塞彤以三虜連和卒為邊害卒終也三虜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鮮卑名也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納賞賜稍復親附其異種滿離高句驪之屬遂駱驛款塞上貂裘好

馬帝輒倍其賞賜其後偏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効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効即擊匈奴左伊秩訾部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彤為人質厚重毅體貌絕眾撫夷狄以恩信皆畏而愛之故得其死力初赤山烏桓數犯上谷為邊害詔書設購賞功責州郡不能禁劉攽曰案文功當作切彤乃率勵偏何遣往討之永平元年偏何擊破赤山斬其魁



帥持首詣彤塞外震讐

音之涉反

彤之威聲暢於北方西

自武威東盡玄菟及樂浪胡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

乃悉罷緣邊屯兵十二年徵為太僕彤在遼東幾三

十年衣無兼副顯宗既嘉其功又美彤清約拜日賜

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

悉備帝每見彤常歎息以為可屬以重任後從東巡

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

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

尚書大傳曰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

是非昏附邪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走邪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邪自吾得

由也惡言不至門是非禦侮邪

十六年使彤以太僕將萬餘騎與南

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於

彤行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以為涿邪

山彤到不見虜而還坐逗遛畏懦下獄免彤性沈毅

內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臨終謂其子

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微績不立身死誠慙恨義

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賜物

若汝也皆為文

簿而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逢

上疏具陳遺言帝雅重彤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召問



逢疾狀嗟嘆者良久焉烏桓鮮卑追思彤無已每朝  
賀京師常過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遼東吏人為立  
祠四時奉祭焉彤既葬于參遂詣奉車都尉竇固從  
軍擊車師有功稍遷遼東太守永元中鮮卑入郡界  
參坐沮敗下獄死彤子孫多為邊吏者皆有名稱  
論曰祭彤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穰苴之倫不  
能過也條侯周亞夫也為將軍軍於細柳文帝幸其  
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  
見文帝曰此真將軍也穰苴齊人田穰苴也齊景公  
使為將軍使莊賈往穰苴與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  
門穰苴先至賈後至於是遂  
斬莊賈以徇三軍士皆振慄且臨守偏海政移獷俗

音久永反

徵人請符以立信胡貊數級於郊下

徵人

乃臥鼓邊亭滅烽幽障者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

後仁豈不然哉三十年為一世言承化久也論語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而

一省之故以致感憤省過也左傳曰不以一  
省掩大德省音所景反惜哉畏

法之敝也畏法猶  
嚴法也

贊曰期啓燕門霸冰虜河祭遵好禮臨戎雅歌彤抗  
遼左邊庭懷和

十二月四日午石印

48-11154



